

中國邊政

第十五期

目錄

蔣主席號召大陸同胞奮起自救救國

響應蔣主席號召把握時機消滅匪偽政權……………退思

對圖理琛「異域錄」的評價……………周祉元

共匪暴政下之大陸邊疆近況……………張遐民

「成吉思汗傳」之十一（續）……………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譯

六十餘年前英人所見之鮮卑利亞村落的生活（下）……………普萊斯著
蔡懋棠重譯

新疆之旅（四）……………台克曼著
宋念慈譯

我在大漠南北……………沈咸恒

會務報導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出版

蔣主席號召大陸同胞

團結奮起反共救國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於九月一日在金門發表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大陸同胞及毛共幹部、共軍官兵「團結奮起，走向自救救國之路」。

茲誌全文於次：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

你們生活在暗無天日的痛苦生活中，已有二十六年了，差不多二十六歲以下的大陸同胞，如同出生在監獄和勞改營的囚犯和奴工，生來就被毛共剝奪了自由幸福，根本不知道世間有所謂自由幸福。二十六年來，你們的眼淚已經流乾，你們的血汗已被榨盡，所以你們不得不發出「我們一無資、二無產」，「我們要工作、我們要吃飯」、「我們要家人來團圓」的痛苦呼號。但是毛共不但沒有絲毫改善你們的生活，相反的，它還不准你們填飽肚子；不但沒有給予你們一點點最低限度自由的念頭，而且還在強迫你們加緊「反潮流」的鬥爭，加緊「鬥資批修」的鬥爭，加緊對「階級復辟」的鬥爭，要你們「年年鬥、月月鬥、日日鬥」，向你們「靈魂深處」進行反覆的殘酷的迫害的大鬥爭。

大陸同胞們！台灣海峽阻隔不了我們血濃於水的血緣關係；毛共鐵幕也阻絕不了我們對你們精神的、生活的種種關切。我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總統心心念念，就是要團結海內外同胞的力量，來拯救大陸同胞，不幸在今年四月五日，這一位民族偉人逝世，自由國家非常悲悼，而全國同胞更是人人哀痛，但是蔣公雖然去世，蔣公的思想和精神始終是我們復國建國的指導。蔣公在遺囑中特別告訴我們：「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常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今天我們在台灣金馬復興基地，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還有海外二千一百萬愛好自由的僑胞，都站在我們這一邊，人人更加精誠團結，更加奮力向前，化悲慟為力量，化追思為行動，決心實踐蔣公遺訓，用台灣金馬復興基地的建設做基礎，來光復大陸，摧毀毛共政權，使我們大陸同胞重享自由幸福。

中國國民黨在國父領導之下，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帝王專制，接着總裁蔣公東征北伐，統一了全國，就都是為了一個神聖的目標——建立一個自由獨立富強和平的中國，但是

——當我們北伐的時候，毛共武裝叛亂，造成分裂，阻撓北伐，也就是要阻撓中國的統一；

——當我們對日抗戰的時候，毛共勾結日寇，攻擊國軍，阻撓抗戰，也就是要阻撓中國的復興；

——當我們戰後開始建設的時候，毛共擴大叛亂，阻撓國家建設，也就是要阻撓中國人民的復國建國。

毛共使我們國家沒有一天得到和平，使我們社會沒有一天得到安定，而民國三十八年，更竊據大陸，建立偽政權，大陸同胞從此失去自由，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所以毛共是我們每一個有血性良知的中國人不共戴天的敵人。

毛共的罪惡只是這些嗎？不，毛共還有許多寫不完數不清的罪惡：

在對日抗戰中間，它勾結日寇，出賣國軍，使我們犧牲了百萬以上的軍隊和同胞；

在毛共叛亂時期，它搞出各種各樣的「統戰」，顛倒是非，造謠中傷，使許多人曲解了也污蔑了中國人民為復興國家所作的一切努力和艱苦；

毛共廿多年來，口口聲聲一切是人民的，一切是為人民，但至今大陸人民都是它變相的奴隸，沒有買賣的自由，沒有行動的自由，沒有讀書升學的自由，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更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在毛共搞它赤化中國的陰謀的時候，在中國的國土上反覆叛亂，不要自己的國家，不要自己的民族，「一面倒」倒向蘇俄，現在毛共雖然其勢汹汹的反蘇，造成俄毛之間緊張的局勢，但是誰都記得，毛共喊蘇俄為「老大哥」、「老子黨」，因為他不折不扣是靠蘇俄帝國主義起家的。今天北平所謂「人民廣場」，還高高的掛着馬恩列史的照片，豈不證明它徹頭徹尾的馬恩列史的徒眾？這也就知道，俄毛之間的鬥爭，不過是共產國際奪權鬥爭的延續而已，毛共與蘇俄同樣的還在分別加緊進行其搞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赤化陰謀，這一本質始終沒有改變。不過俄毛之間的鬥爭雖是其內部鬥爭，卻將造成共產集團最後的崩潰滅亡。由這一切勾當，更加明白，無論如何它也掩飾不了它出賣國家民族的罪行；

毛共處心積慮出賣國家民族，所以必先出賣中華文化，它要「破舊立新」，是破中華文化之「舊」，立馬恩列史共產文化之「新」。毛共更要用馬列思想的螟蛉子——毛澤東思想來消滅中國人的思想，所以毛共不是中國人，是假中國人，是藉中國人之名、害中國人之實的假中國人。

大陸同胞們！二十六年了，中華文化、民族命脈，都在被毛共斷送摧殘之中，你們受到的壓榨剝削和迫害，也一天比一天加大加深。但是誰能忍耐？誰能承受？所以大陸各地，不斷的有着反抗暴政的革命行動，而毛共就不斷的搞「整風」、搞「反右派」、搞「兩條路線的鬥爭」；現在更想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藉口，進一步來鎮壓和剝削，儘管它們不斷的剝削，不斷的鎮壓，但是抗暴行動從來不會停止。最近各省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下放青年和共軍退伍復員官兵爲反對壓榨剝削而發動的反抗，正在向各地蔓延發展。在夏糧被強徵之後，又遭受水旱災荒，因而哀哀告、生活陷於絕境的農民，也風起雲湧的響應，而杭州地區的工人同胞，還推行了「停工、停產、停水、停電、停交通」的「五停」行動，就在這個時候，毛共派出了共軍，開進工廠，進行鎮壓，可是不僅沒有鎮壓下來，這一行動還發展到廣州、到武漢……另一方面，毛共從中央到地方，所謂黨政軍文財的一撮一撮的共匪共幹，正在或明或暗，進行着你們砍我殺的鬥爭。凡是愛國愛時的中國人都知道，今天大陸內外交迫、哀鴻遍野，實在是毛共統治一切罪惡的總爆炸。我們全體中國人團結一致，起而自救救國的時候已經到了！

我們生活在台灣金馬復興基地以及遍及海外的中國人，和大陸上的同胞，都是骨肉兄弟，我們在復興基地，每三家有一部電視機，每兩家有一部電冰箱，每五十個人有一部汽車，每十個人有一部機器摩托車，同樣的骨肉兄弟，爲什麼你們不能有同樣水平的生活？我們不忍看你們不眠不休的「挑燈夜戰」，還不能「按勞分配」；不忍看你們自己種幾棵菜，就被打成「單幹風」；更不忍看你們做牛做馬的做工，還得不到幾張有點油水可加的糧票油票。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毛共偽政權在大陸，同樣經過了廿六年，拿今天的台灣和大陸來作個對比，究竟中華民國政府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呢？還是毛共偽政權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呢？

三十年前，我們大陸同胞浴血抗戰，犧牲人力物力，就是爲的光復台灣，拯救被日本軍閥統治的台灣同胞，而二十六年來，我們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復興基地所領導的革命事業，不知道克服多少的艱難和困苦，也就是爲的求得國家的生存，維持民族的命脈，進一步來建設、來發展、來光復大陸，解救在毛共箝制迫害下的大陸同胞。

大陸父老兄弟們！你們的一切苦難，全是萬惡獨夫毛澤東這一小撮人所造成，大家要爲自己爭生活、爭生存、爭生命，就再也不能爲它們一小撮人邪惡的思想路線所束縛，再也不能爲它們一小撮人的權力慾望而鬥爭。尤其毛共各級幹部和共軍官兵們！如今大陸同胞的抗暴運動，已經如火如荼，毛澤東一小撮人正在爲它們作最後的安排和掙扎，在它們的爭權奪利中，你們得到了什麼？你們被「下放」，被驅迫「批林批孔」，被派遣去鎮壓「反革命」，你們今天是幹部，是共軍官兵，隨時可以一夜之間就被打成「反黨」「反革命」，成爲新老幹部鬥爭的犧牲品。現在你們再也不能聽毛共的擺佈，再去壓迫大陸同胞，加深他們的痛苦。其實今天所有的中國人只有兩派：如果不站在七億人民的一邊，就站在毛澤東萬惡元凶的一邊；如果不替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工農和知識分子說話，就一定成爲大家誓死反對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何去何從，全在你們自己的選擇，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大陸與海外的所有中國人，都在期待你們參加自救救國的行列。而安危禍福、忠奸順逆，也就在於你們的一念之間。

大陸同胞們！今天毛共的危機，正如它一小撮頭目的悲鳴「一根火柴可能造成萬頃森林的毀滅」，所以作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我要向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說明：

——大陸每一人民，都是我們時刻關心、必須爭得自由、重見天日的同胞；

——所有覺醒起義的毛共幹部和共軍官兵，都是我們並肩反共的戰友；

——大陸每一角落都有我們中國國民黨黨員，也都有我們的工作組織和同志，海上馳援、空中支助、敵後起義就都將是我們對毛共作戰的空間；

——我們再度申明本黨總裁 蔣公生前對大陸同胞發出的三項保證、十條約章；我們有特種電台、特種部隊，隨時會和大陸各個抗暴起義團體聯絡支援。

大家都非常明白，自救救國的行動，再也不能遲緩，再也不能猶疑，希望大陸同胞們，結合工農兵的反抗抗暴大行動、大同盟；匯合小的抗暴行動，就成爲大的反共行動；匯合小的鬥爭力量，就成爲大的打擊力量，更進一步和我們在自由地區的同胞結合起來，集中海內外共同的力量，把所有的箭頭，對準毛共，讓所有行動，來一致討毛。

大陸同胞們！起來吧！是時候了！

響應蔣主席號召

把握時機消滅匪偽政權

以詐騙和靠蘇俄帝國主義撐腰而成立的毛共偽政權，二十餘年來始終用饑餓、流放、屠殺與一連串殘忍兇暴的手段，對待大陸同胞，於民國三十八年騙得政權後，即拉攏貧苦農工，對工商業者、富農地主，實行清算鬥爭，詭稱無產階級專政，以驅使廣大的農工群衆，爲其効死賣命，然而不旋踵一切工廠收爲公有，工業家實業家固然被打倒了，可是工人依舊是工人，真正的老闆換成了共匪，工人的工資固然未見增加，其他待遇也未見改善。農業方面，自共匪偽政權成立以來，即開始捕殺所謂地主富農階級，旋普遍實施所謂「人民公社」制度，農民悉數變爲農奴，到這時工農未能「當家」和「專政」，反倒成了「當家」——專政」的共產黨的剝削壓迫的對象。

共匪一向以欺騙宣傳起家，當其用人之際，甜言蜜語，百般拉攏，一旦時過境遷便一腳踢開，視如仇讐。一般工農於奮力賣命之餘，長年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共匪雖善欺騙，但事實終是事實，工農身受之痛苦，豈甜言蜜語之所能掩飾？故自從今年四月以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出現了以工人爲主體的反共武鬥事件，祇南京在四月中的流血武鬥中，便有工人、匪軍死亡八十餘人，後來工人反抗行動逐漸擴大，延及浙江全省，華東華南均受影響，而滬杭之外，武漢、福州、合肥、黑龍江省等地，也都相繼響應罷工，可見共匪的壓迫剝削，並不是孤立現象，而各地勞工紛起響應罷工抗暴，流血鬥爭，也不是孤立事件。

此次工潮的發生，顯示着在所謂毛匪的共產主義下討生活的勞工群衆，在基本上並未享受到現代文明國家勞工所應享有的權利或待遇，故積鬱在心，久欲發動反抗，而一經發動，便如火燎原，不可收拾。甚至迫使毛共不得不派遣成千上萬的陸海空軍部隊，駐廠彈壓，接替工作，藉維生產。可是事態已演變到如此程度，實已顯露出偽政權的重大危機，像黑龍江哈爾濱的廣播便說：「派系主義已大大地瓦解和破壞我們的革命和生產」，「部分不滿分子已要求脫黨獨立」，又說：「整個問題最嚴重的一面是許多領導幹部已腐化」。

事情已經很明白，毛共的教條主義，無論在那方面都未能給人民謀絲毫幸福，任何事都未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任何行業都與人民的意願不符。毛共今天內部的分崩離析，自然是自做自受，其遭人民的唾棄，乃應有的現象，但真正的致命打擊，還在後頭。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京滬杭閩武漢黑龍江等處的罷工和流血鎮壓之外，邊疆各民族多年來所遭受的壓迫與痛苦，更是令人忍無可忍。邊疆各民族均各篤信宗教，蒙古西藏以喇嘛教爲主，新疆寧夏等省則以回教爲主，自毛共竊踞大陸以後，舉凡喇嘛廟清真寺等，非被毀壞，即被查封。據八月二十三日報載渥太

華電說：「多倫多環球郵報自內蒙古西林浩特報導說，蒙古人的喇嘛教在一九六〇年代已遭共匪徹底破壞。」

記者報導說：「有天早晨日出後不久，我出去尋找幾十年前遊客描述過的百齊廟，但當我找到城邊山坡上的百齊廟時，顯然『文化大革命』已將它破壞。成千的鳥兒飛進飛出飽經風霜侵蝕的主廟建築。閉鎖的廟門上，張貼了禁止參觀和不得進入的標示。」舉一反三，其他各處的情形可想而知了。

宗教信仰自由載在中華民國憲法，蒙藏同胞篤信佛教，視之爲精神生活的最主要部分，沒有宗教生活，他們豈不真成爲共匪的「木牛流馬」？但共匪自篡奪政權以來，即本其消滅宗教之主張，摧毀一切廟宇寺院，禁止一切宗教活動，現僅蒙養幾名樣板和尚神父，爲毛共作奸細，此項多倫多通信，無非表示此一碩果僅存的內蒙喇嘛寺廟業經全遭摧毀而已。可是這種暴力的反宗教行爲，真能消滅蒙藏人民對喇嘛教的內心信仰麼？不！決不能！

看最近共匪特務頭子華匪國鋒，又率領大批人馬飛往西藏的消息，同行者均爲負責「公安」「統戰」匪徒，名義上雖爲「祝賀西藏自治區成立十週年」，但骨子裏却恐怕是爲「示威」和「鎮壓」而去的。十年前西藏反共志士曾有大规模武裝抗暴行動，及今餘波盪漾，說不定此次華匪等之飛往西藏，又是另一次鎮壓屠殺的開始。

又八月三十一日報載法新社莫斯科電，說：「毛共正壓迫邊疆地區的五千萬少數民族」——「毛共當局實際上已消除少數民族的地方自治。以當地文字出版刊物，事實上已被禁止。」我們最近也看到毛共要實行消滅中國文字，全面羅馬字拼音化的消息，這是一事的兩面，共匪企圖消滅中國文化是真的，受害者將是整個中華民族，這一點我們必須認清，並給予全力的反擊。

現在大陸各處工廠正在以罷工與毛匪作殊死鬥爭，匪幹亦紛紛表示退黨之際，毛共已公開供認內部嚴重分裂，其實分裂的不祇毛共內部，全體人民早已和毛共分裂了，而且這一分裂是無法合攏的，因爲他們不信共產主義，二十餘年來共匪所應允他們的，全屬欺騙，或是完全違反人民利益之事，共匪一切祇要都是爲了「專政」，則他們必將永遠成爲人民的公敵，他們的末路就在眼前。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先生，於九月一日在金門發表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大陸同胞及毛共幹部、共軍官兵「團結奮起，走向自救救國之路」，這是一個迫切而適時的號召，我們誓與大陸同胞，一致響應，堅強團結，作政府後盾，消滅萬惡共匪，實現故總統 蔣公的遺訓，光復大陸國土，重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退思

對圖理琛「異域錄」的評價

周祉元

——「十八世紀的鮮卑遊記」讀後感

一、前言

前在本刊第四十八期拜讀趙尺子先生大著「十八世紀的鮮卑遊記」後，對原屬我國的鮮卑故壤——今之所謂「西伯利亞」，更有深一層的認識。讀後，即擬寫個人感想，遂因公私叢集，自春徂夏，均在忙碌當中，故此遲遲未能動筆。

趙尺子先生是我國精研鮮卑史地專家，深通滿、蒙語文，早於民國三十八年，即繼何秋濤、丁謙、洪鈞、梁啟超之後，提出有關「西伯利亞」為我國鮮卑故壤的論證，並就譯名錯誤，一一加以考訂，卓識遠見，至足令人欽佩！茲以大病初癒，復就「圖理琛異域錄」詳加註釋，使今人讀古籍，有如豁然開朗之感，治史之力，為學之勤，實為我輩望塵莫及。

筆者不敏，略識俄語，前讀「異域錄」時，即曾發現其中不少俄文名詞，包括人名、地名、物名，與今日的譯法不盡恰當，並有部份錯誤，茲謹分別提出，就教方家讀者。

二、異域錄的史地價值

有關對鮮卑故壤的史籍，迄今並不多見，尤其是關於地理方面的記述，對早期鮮卑故壤的情況，更鮮見到。筆者前曾在國際關係研究所讀到一本美國學者肯南（George Kennan）所著：「『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Siberia and the exile system），全書分為上下兩冊，係於一八九一年初版，一九七〇年再版，內述作者親身深入鮮卑故壤所見所聞，刻劃細膩，並附各種插圖，對於研究鮮卑史地，實具參考價值，惜以本書尚未譯成中文；雖然本書係成立於俄國大革命前，但如與圖理琛所著「異域錄」相比較，則又遲於後者一百七十餘年，在歷史價值上，實不可以同日而語。

圖理琛所著異域錄載於何秋濤著「朔方備乘」（原名「北徼彙編」），及丁謙所著「蓬萊軒地理叢書」，單行本尚未曾見到，另在西清著「黑龍江外記」亦有提及，根據宋念慈社長的研究，日本地理學家今西春秋對其評價極高，曾在其所撰「校註異域錄」一文中，譽為「在中國地誌紀行中，稀見之雄篇」，由此證明「異域錄」在中外學術上的地位。

即以此今日眼光來看，雖然時代進步，與兩百年前的情形有着顯著差別，但迄今在整個鮮卑故壤，主要交通除了一條「西伯利亞」大鐵路外，只有一條現在興建中的貝—穆鐵路（Baikal-Amur）——起自貝加爾湖北勒拿河（Lena R.）——烏斯提—庫特（Ust-Kut），繞過貝加爾湖北面至阿穆河上

之青其城（Komsomolsk on Amur）止，全長三—四五百公里，預計在一九八二年通車——或稱之為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路，何況是在十八世紀之初，由於鮮卑故壤地處北漠，長年封凍，其交通的閉塞，當可想見，而圖理琛之能深入鮮卑故壤到達俄國本土，可謂歷盡千辛萬苦，實非易易；再則在「異域錄」文中，對於沿途所見，記載甚詳，遙想當年圖理琛必隨身寫有筆記，否則事後甚難追憶。

以此數端，即可說明「異域錄」的重大史地價值。

三、有關圖理琛的生平

圖理琛亦作圖禮琛，字瑤圃，滿洲正黃旗人，姓阿顏覺羅氏，先世為葉赫人，生年不詳，卒於乾隆五年。根據「中文大辭典」載：

「圖理琛，清人。世為葉赫人，姓阿顏覺羅氏，官內閣侍讀。康熙五十一年出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越俄羅斯至其地，五十四年回京，進呈異域錄一卷。雍正間，官吏部侍郎，遷內閣學士終。」（見「中文大辭典」第七冊二七〇頁，中國文化研究所五十二年五月版）。

又據「中國人名大辭典」載：

「圖理琛，先世葉赫人，姓阿顏覺羅氏。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以內閣侍讀出使土爾扈特，由喀爾喀越俄羅斯國至其地。五十四年三月回京。往返三載餘，經行數萬里。既歸，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風物產，以及應對禮儀，為異域錄一卷上之。雍正間，官至吏部侍郎。終內閣學士。」（見「中國人名大辭典」第一三五—一頁，台灣商務印書館五十五年七月台四版）。

另據「最新世界人名大辭典」載：

「圖理琛，清滿洲正黃旗人，姓阿顏覺羅氏，康熙監生，考授內閣中書，出使土爾扈特，假道俄羅斯，往返三載，撰異域錄上之，授兵部員外郎。雍正間，累擢陝西巡撫、工部侍郎。乾隆間卒。」（見「最新世界人名大辭典」第一〇一—六頁，台灣中華書局五十六年四月版）。

以上所載，均甚簡略，且有一些謬誤，經考據何秋濤著「俄羅斯叢記」，其中對圖理琛一生事功記述甚詳，頗值參攷，茲特摘錄如下：

「圖理琛，滿洲正黃旗人，姓阿顏覺羅氏。康熙二十五年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二十六年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監督無湖關稅。四十二年充禮部牛羊群總管。四十四年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齎勅經綸，假道俄

羅斯。五月，圖理琛等自京啓行。……五十四年三月還京。……既歸，圖理琛撰異域錄，首冠輿圖，次爲行記一卷呈覽，聖祖嘉悅，授兵部員外郎。……四月，圖理琛還郎中。雍正元年七月，命赴廣東盤查藩庫。九月即擢廣東布政使。三年正月，調陝西布政使。四月，署陝西巡撫。七月，實授。……四年十月，疏言靖邊定邊二所……尋還兵部右侍郎。五年四月，轉左。六月，調吏部右侍郎。八月，偕喀爾喀郡王額駙策凌等，往定喀爾喀與俄羅斯界（按即與俄訂立恰克圖條約一事——筆者註）。十二月，仍調兵部右侍郎。六年三月，追議前定界時與俄羅斯使薩瓦鳴謝天，私立木牌於定界處所，旋焚之，擅納俄羅斯貿易人入界；又前任陝西巡撫時，將天下兵數繕摺，私給延信，命速逮治，鞠實擬斬。十一月有免。十二月，命往築扎克拜達里克城。十三年九月，高宗純皇帝御極，授內閣學士。十二月授工部侍郎。乾隆元年，仍爲內閣學士。三年乞休，允之。五年卒。」（見「朔方備乘」卷四十第八〇六頁，台灣文海出版社五十二年七月初版）。

綜觀圖理琛的一生，可謂宦途坎坷，其在雍正六年，因爲徇私枉法，幾至問斬，所幸晚年尚能保全名節，得以善終。按其於康熙二十五年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計算，是時似已二十餘歲，由康熙二十五年至五十四年共爲二十九年，由雍正元年至十三年，由乾隆元年至五年，共爲十八年，如此推算，壽終當在七十餘歲，或不致誤。

無論圖理琛對有清一代功過如何，姑且不言，但據史實，圖理琛對邊務甚爲熟習，當可稱爲清季辦理邊政一位能手。

四、圖理琛的行程路線

按「異域錄」所載，圖理琛是於康熙五十一年（西元一七一二年）農曆五月二十日自京出發，於康熙五十四年（西元一七一五年）農曆三月二十七日返京，實際歷時共計兩年十一個月（內多閏五月一個月），一般稱其往返三載，或謂三載有餘，稍有出入。

根據何秋濤及趙尺子先生的考證，圖理琛等一行於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自京起程，經張家口、察哈爾、外蒙古，進入俄境，駐留楚庫柏興，嗣經烏蘭烏德越貝加爾湖抵伊爾庫次克（其時正值春初，貝加爾湖尚在冰封季節，故得踏冰而過），改行水路，經治安加拉河至葉尼塞斯克，捨舟登陸，後再循克特河、鄂畢河、額爾齊斯河、經蘇爾古特、狄穆揚斯科抵托波爾斯克，繼由托波爾爲改沿圖拉河至秋明，越烏拉山抵達索里卡姆斯克，南下先後至維雅特卡、西茲蘭、沙拉托夫，南抵土爾扈特，按「異域錄」所述，所見極爲正確。茲試統計如下：

- 一、康熙五十一年（西元一七一二年）農曆五月二十日由京出發。
- 二、同年農曆六月初三日越興安嶺。

三、同年農曆七月二十三日抵達楚庫柏興。因爲假道俄境，等候俄方信使，故此直到翌年春正，方始繼續啓行。

四、康熙五十二年（西元一九一三年）農曆正月十六日自楚庫柏興起程，於同月十八日到達烏蘭烏德，二十二日抵貝加爾湖，二十五日至伊爾庫次克。

五、同年農曆五月初四日自伊爾庫次克起程，於同月二十三日至葉尼塞斯克。六、同年農曆閏五月初二日到達克特河岸，於同月初五日自克特河登舟起行，二十四日至蘇蘭古特。

七、同年農曆六月二十二日抵達狄穆揚斯科。同月二十五日起托波爾斯克抵托波爾斯克後，住留八天。

八、同年農曆七月十二日自托波爾斯克起程，於同月二十三日至秋明。

九、同年農曆八月二十五日到達索里卡姆斯克，因爲雨雪載道，旅途難行，故遲於農曆十月初二日始由索里卡姆斯克起程。

十、同年農曆十月初七日至維雅特卡。於同月二十一日抵卡山。留住八宿，於同月三十日起程。

十一、同年農曆十一月初三日抵烏里揚諾夫斯克，於同月初九日起程，途中經西茲蘭，於十二日晚突遇狂風大作，風雪交加撲面，不能前進，暫留住伏爾加河畔，於同月十六日抵達沙拉托夫。因爲時值隆冬，冰雪載道，無法成行，故在沙拉托夫留駐將及半年。

十二、康熙五十三年（西元一七一四年）農曆四月初五日，土爾扈特遣使來迎。

十三、同年農曆五月十六日自沙拉托夫起程，渡伊爾濟茲河。於同月二十日繼續前進。

十四、同年農曆六月初一日抵土爾扈特國境，於初二日正式謁見土爾扈特國王阿玉奇汗。十四日完成宣撫辭返。

十五、同年農曆七月底返抵卡山，仍循原路，於農曆十一月初七日至托波爾斯克，其間因候暗果戈寧，在托波爾斯克住留匝月，直至農曆十二月二十二日方始起行。

十六、康熙五十四年（西元一七一五年）農曆正月十五日抵達托本斯克，於農曆二月初二日返抵葉尼塞斯克，農曆三月二十七日回至京師。

按照以上所述，對於圖理琛的行程路線，大體可以得出一個輪廓。此行深入鮮卑故壤，並獲到達俄國本土，沿途所用交通工具，除舟行外，大部均是乘駝騎馬，兩年十一個月之中，飽歷風霜雨雪，凍土冰河，可謂相當艱辛，即使是在今日，恐亦無人如此一步一步作此長途旅行。

此外，在鮮卑故壤之主要河川，因爲南部山巒重疊，地勢較高，故其流向，多係由南而北，北流出海，此點吾人研究鮮卑故壤地理，亦值加以注意。

五、俄國人的官銜及姓名

根據樸希加廖夫著「俄羅斯史」(呂律先生譯,國際關係研究所五十四年一月十初版)記載,在圖理琛赴土爾扈特時,俄國正值彼得大帝(Peter I, the Great)在位,并早在十六世紀伊凡四世為帝時,已經自稱「沙皇」,採用拜占廷雙頭鷹作為國徽,因此,在「異域錄」文中所稱的「察罕汗」,實即「沙皇」(Tsar)轉音,蓋在當時我對番邦之主,多以「汗」稱,俄國亦視之為化外之地,且其時尚無「沙皇」之中譯,故對俄皇稱之為「察罕汗」。

其次在文中有:「顧比爾那忒」,按照俄文原意應為「總督」(Gubernator)。「博爾果付泥克」,按照俄文原意應為「上校」(Polkovnik),並非人名。又文中之「科密薩爾」,亦非人名,按照俄文原意,應為全權代表(Komisar),此處乃指商務全權代表,並不是指一名俄國商人名字。

至於俄國人名,無論男女,一般均為三個,首為本姓,次為父姓,後為本名,例如俄國著名的小說家托爾斯泰,其全名即為:Lev Nikolayevich Tolstoy,如予全部中譯,應為:「列夫·尼古拉耶維契·托爾斯泰」。在「異域錄」文中,因對俄國人的姓名弄不清楚,致有將其「本姓」、「父姓」稱其人者,並因當時俄國人名譯為中文,未有準則,以此今日讀來,頗有艱澀難讀之感。

茲按一般慣用譯法,參攷「蘇俄簡明百科全書」(國防研究院,五十四年版),試加譯釋如下:

「圖文」:「衣宛薩委翅」—宜譯「伊凡薩維契」(Ivansavich),此為父姓。

「圖文」:「俄佛那斯夜委翅」—宜譯「奧伏拉斯耶維契」(Ofrasyevidch),此亦父姓。

「圖文」:「費多爾衣宛薩委翅」—宜譯「費多爾·伊凡薩維契」(Fedor Ivansavich),前為本姓,後為父姓。

「圖文」:「按疊列衣宛薩委翅」—宜譯「安德烈·伊凡薩維契」(Andrey Ivansavich),前為本姓,後為父姓。

「圖文」:「噶噶林」—宜譯「果戈寧」(Gogolin),此為本名。在「圖文」中已指明為托沽兒總管,何秋濤考證為官名,有誤。

「圖文」:「四鐵班納委翅」—宜譯「斯特潘納維契」(Stepanavich),父姓。此處連同全文「博爾果付泥克四鐵班納委翅」,應為「斯特潘納維契」校。

「圖文」:「斯多爾尼科·衣宛薩委翅」—宜譯「斯托爾尼克·伊凡薩維契」(Stolnik Ivansavich),前文本姓,後文父姓。

「圖文」:「阿列克散忒爾色敏納委翅」—宜譯「亞歷山大·謝米諾維契」(Alexandr Semenovich),前為父姓,後為本名。

「圖文」:「斯多爾尼科阿列克散忒爾色敏納委翅」—宜譯「斯托爾尼克

·亞歷山大·謝米諾維契」,前為本姓,中為父姓,後為本名。

「圖文」:「喇法欽帖」—宜譯「拉伏倫特」(Lavrent),此為本姓。

「圖文」:「雅果付」—宜譯「雅科夫」(Yokov),此為本姓。

「圖文」:「濟爾果付」—宜譯「車爾科夫」(Cherkov),此為本姓。

「圖文」:「濟爾果爾」—宜譯「格里高爾」(Grigory),此為本姓。

「圖文」:「噶噶林馬提風費多爾委翅」—宜譯「果戈寧·馬爾第夫·費多諾維契」(Gogolin Martev Fedorovich),前為本名,中為本姓,後為父姓。

「圖文」:「衣宛阿法那西委翅」—宜譯「伊凡·奧伏拉斯耶維契」(Ivan Ofrasyevidch),前為本名,後為父姓。

「圖文」:「費多爾薩馬洛費赤」—宜譯「費多爾·沙馬洛維契」(Fedor Samarovich),前為本姓,後為父姓。又在此處全文「顧比爾那忒費多爾薩馬洛費赤」,實為「費多爾·沙馬洛維契總督」。

「圖文」:「費多爾厄里克謝耶費赤」—宜譯「費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契」(Fedor Alekseyevich),前為本姓,後為父姓。按即彼得大帝。

「圖文」:「拉里溫瓦什里玉赤」—宜譯「拉里溫·瓦西里耶維契」(Lariven Vasilyevich),前為本姓,後為父姓。

「圖文」:「依番瓦什里魚赤」—宜譯「伊凡·瓦西里耶維契」(Ivan Vasilyevich),前為本姓,後為父姓。按即伊凡四世(亦譯「恐怖伊凡」或譯「伊凡雷帝」)。

以上大要所述,其間中英譯文,或有差誤,但為相互對照,當有助於讀者研讀「異域錄」的本文。

六、地名及有關地理名詞

有關在異域錄上的地名,雖然經過兩百六十三年,其中一部份已變更,今圖已無可考,但是主要地名,迄今仍未更改,不過譯音亦如人名相同,未盡恰合今日譯法,茲參攷「蘇俄地理民族名稱暨俄國人名英漢對照表」(國防研究院敵情研究所編印,五十二年一月)「世界地圖集第二冊—亞洲與俄國」(國防研究院與中國地理研究所合作出版,五十七年十月),「蘇俄簡明百科全書」(見前),覆按原來俄圖試加譯註如下:

①「烏的」—按即今之「烏蘭烏德」(Ulan-Ude),舊稱「上烏丁斯克」(Verkhney Udinsk)。

②「柏海兒湖」—按即今之「貝加爾湖」(Baikal L.)。趙子先生考證為西漢的「北海」,即蘇武牧羝處,極確。

③「費提穆河」—按即今之「味地謨河」(Vitim R.)。

④「巴爾古西」—按即今之「巴爾古金」(Barguzin)。

⑤「昂噶拉河」—按即今之「安加拉河」(Angara R.)。
 ⑥「莫斯科窪」—按即今之「莫斯科」(Moscow)。依據俄文原文，「莫斯科」確為「莫斯科瓦」(Moskwa)。
 ⑦「鄂遼漢洲」—按即今之「大烏什卡尼島」(Bolshoi Uskhaniy)，此島(洲)位於貝加爾湖中，何秋濤疑「洲」為「河」，有誤。

⑧「厄爾口」—按即今之「伊爾庫次克」(Irkutsk)。
 ⑨「托波兒」—按即今之「托波爾斯克」(Tobolsk)。
 ⑩「伊里穆河」—按即今之「伊里姆河」(Ilim R.)。
 ⑪「通古斯科河」—按即今之「通古斯河」(Tungus R.)。
 ⑫「伊聶謝」—按即今之「葉尼塞斯克」(Yeniseisk)。
 ⑬「伊聶謝河」—按即今之「葉尼塞河」(Yenisei R.)。
 ⑭「揭的河」—按即今之「克特河」(Ket R.)。
 ⑮「鄂布河」—按即今之「鄂畢河」(Ob R.)。
 ⑯「那里穆」—按即今之「納雷姆」(Narym)。
 ⑰「蘇爾呼忒」—按即今之「蘇爾古特」(Surgut)。
 ⑱「厄爾齊斯河」—按即今之「額爾齊斯河」(Irtysh R.)。
 ⑲「狄穆殢斯科」—按即今之「狄穆揚斯科」(Dem'yanskoe)。
 ⑳「托波兒河」—按即今之「托波爾河」(Tobol R.)。
 ㉑「泥布楚」—按即「尼布楚」，即今之「聶爾齊斯克」(Nerchinsk)。
 ㉒「喀山」—按即今之「卡山」(Kazan) (或仍譯為「喀山」)。原為蒙古「喀山汗國」，於一五五二年為伊凡四世率大軍攻陷。

㉓「圖敏」—根據「謙考證」：圖敏彙編作「裘冕」，通攷作「斗門」，新志作「度門」，即元秘史「乞瓦蘇」，而南懷仁之「都悶」，海國志之「土鄰」，又其異議也(見蓬萊軒地理學叢書第三三三—三三三頁)。此地名又有譯為「求敏」、「圖門」及「第烏門」者。按即今之「秋明」(Tyumen)。

㉔「土拉河」—按即今之「圖拉河」(Tura R.)。
 ㉕「喀穆河」—按即今之「卡馬河」(Kama R.)。
 ㉖「佛爾格河」—按即今之「伏爾加河」(Volga R.)。亦譯「窩瓦河」。
 ㉗「索里喀穆斯科」—按即今之「索里卡姆斯克」(Solikamsk)。
 謙考證：俄人稱鹽「索里」，索里卡姆斯克即言卡馬河濱產鹽處也。極確。
 ㉘「黑林諾夫」—按即「黑林諾夫」(Khinov)，一九八〇年改稱「維雅特卡」(Vyatka)，一九三四年一度改稱為基洛夫(Kirov)，現仍改用「維雅特卡」。

㉙「西穆必爾斯科」—宜譯「西比爾斯克」(Simbirsk)，按即今之烏里揚諾夫斯克(Ulyanovsk)——一九二四年改今名)。
 ㉚「費牙忒喀河」—按即今之「維雅特卡河」(Vyatka R.)。

㉛「薩拉托夫」—按即今之「沙拉托夫」(Saratov)。根據歷史考證，該地即為蒙古欽察汗國(亦稱金帳汗國)定都之處。

㉜「賽斯爾」—按即今之「西茲爾」(Syzran)。
 ㉝「厄濟兒河」—按即今之「伊爾濟茲河」(Irgiz R.)。
 ㉞「三皮提里普兒」—按即「聖彼得堡」(St. Petroburg)，「彼得格勒」(Petrograd)，即今之「列寧格勒」(Leningrad)，時為俄國首都。

㉟「阿斯培爾漢」—按即今之「阿斯特拉罕」(Astrakhan)。
 ㊱「塔喇河」—按即今之「塔拉河」(Tara R.)。
 ㊲「托穆斯科」—按即今之「托木斯克」(Tamsk)。
 ㊳「托穆河」—按即今之「托木河」(Tom R.)。
 ㊴「楚里穆河」—按即今之「楚里姆河」(Chulym R.)。

此外，尚有幾個地理名詞：(一)「柏興」—根據「謙考證」：「柏興」譯言城邑，或作「拜商」，或作「噶珊」，即明史所謂「板升」者是(見蓬萊軒地理學叢書第四冊二二〇頁)。又據何秋濤考：蒙古語謂民居為「拜牲」，「拜牲」亦作「拜商」，皆由譯字偶殊。又考滿洲語稱鄉村為「噶珊」，名雖有殊，其實則一(見「朔方備乘」上卷四一五頁)。另據趙尺子先生考證，「柏興」為蒙語 Baising，滿語同，意為一群建築物。Bai即漢文「堡」字(見「十八世紀的鮮卑遊記」)。關於此一名詞，筆者亦嘗查閱俄文，亦有「Bassein」一字，讀音相似，此字含有①流域②盆地③區域之意，如然，「異域錄」上所述「柏興」，當為「某某地區」、「某某地方」。(「碑克」—原註為「河內高峯及臨水懸崖」，此詞實即俄文「Pik」字，按即尖峰、峻峰、山峰譯音。(「破落克」—原註為「河兩邊有峭壁，中有大石，水直陡下流者，俄人謂之破落克」，此詞亦即俄文「Porog」一字譯音，意為石灘、急流、急湍。四「西費喇」—原註為「水淺有石，水驟溜急之處俄人名之曰西費喇」。經按此詞俄文雖有同音之字，但其意義不同，另有「Skala」一字似較接近，讀音為「斯卡拉」，意為「斷崖」、「峭壁」，不識是否此字誤譯。

另關於當時俄國行政區分，據「俄羅斯史」載係分八省：(一)西伯利亞省(即我國鮮卑故壤)；(二)喀山省；(三)基輔省；(四)斯摩連斯克省；(五)聖彼得堡省；(六)阿爾漢格洛戈羅德省；(七)莫斯科省；(八)亞速夫省(即沃隆涅日省)，亦即圖理琛所稱之八道：(一)西畢爾斯科；(二)喀山斯科；(三)計由斯科；(四)司馬連斯科；(五)三柯忒撒忒爾斯科；(六)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七)莫斯科窪斯科；(八)佛羅尼使斯科。其省名「古別爾尼亞」(Guberniya)。各省設置省長或稱總督(Gubernator)一人，負責管轄所屬全境。

七、其他之動植物及用物名稱

最後，再據筆者個人一點研究心得，就「異域錄」上的一些動植物及用物

名稱，試加說明如下：

- (一)「鄂莫裏」——按即「Omuli」之譯音，學名「Ceregonus omuli」，爲俄國北部及鮮卑故壤所產之一種「鮭魚」。
- (二)「俄倫」——按即「Olen」之譯音，學名「Cervus」，即「鹿」。
- (三)「四帖里烈帖」——按即「Sterilyad」之譯音，學名「Acicienser ruthenus」，即爲「鱒魚」。

(四)「馬里那」——按即「Malina」之譯音，學名「Rudus idaeus」，即「覆盆子」、「樹莓」，可作果醬。

(五)「拖床」——按即雪橇(Sani)，前用數條獵犬拖拉，後面坐人，御者手持皮鞭揮舞，滑雪(冰)而行。此爲冬季交通工具，俄人常喜用之。

八、結 論

圖理琛奉派出使土爾扈特時，距尼布楚條約(西元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締結)簽訂已有二十三年，其時中、俄雙方彼此尙能相交，原因在於：俄國方面，經過雅克薩之役後(此役俄軍守將圖爾布者Tolbazine曾經戰歿，全軍幾乎盡墨)，深知一時難對中國用兵，達其侵略目的，況在當時，彼得正忙整頓內部，銳意革新，建立新都聖彼得堡，而納爾瓦(Narva)、波爾塔瓦(Poltava)北方大戰結束未久，元氣未復，無力東侵，因而轉採溫和姿態，致力與我開拓商務關係。

共匪暴政下之大陸邊疆近况

張遐民

毛共匪幫盤踞大陸邊疆已二十餘年。在其殘暴統治下，整個大陸已變成人間地獄，而共匪將邊疆地區作爲其「勞改」、「下放」、「開發」、「試核」、「抗蘇」、「反美」的基礎地區；故此一地區政經一切措施變化之大，各族居民生活之苦，實遠甚於內陸各省。茲舉要如下：

一、人口變動與民生苦難

於東北地區黑龍江南岸之瑣瑣，劃一線直抵西南邊界之騰衝，線之東爲東南部，線之西爲西北部。在民國三十八年前，根據統計數字，東南部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七十七的土地，而人口密度竟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三；相反的西北部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二三的土地，而僅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口(另一統計，大陸東南部佔全國土地面積百分之三六，人口佔百分之九六；西北部佔全國土地面積百分之六四，人口佔百分之四)。東南部包有內陸舊界十八省，尤其沿海東南各省，氣候溫暖，平原沃野，人口密度甚高。而西北部包括蒙古、新疆、

中國方面：清廷因對俄情不明，不懂辦理外交，遇事顛預，始終抱定息事寧人宗旨，故亦不欲再行興師，乃藉宜撫土爾扈特之便，派圖理琛深入鮮卑故壤，并及俄國本土，窺探虛實，了解俄人情況，以作準備。因此，圖理琛之奉派出使土爾扈特，無疑負有另外一個重大任務。

其次，圖理琛在「異域錄」中，對於鮮卑地誌，俄人民情風俗，以及當時各地駐兵情形，均有詳盡記述，即在今日而言，雖然時過境遷，但仍有其參攷價值，特別是在地理方面。

儘管在圖理琛之前，清季曾有索額圖、佟國綱、張鵬翮等到過鮮卑故壤，但僅及於今之外蒙邊境，並未深入，因此，圖理琛可說是清朝第一位到過鮮卑故壤的高級官員。再就其他諸人歸後所撰記述，均甚簡略，兩相比較，則圖理琛所寫的這篇「異域錄」，更覺珍貴，惜乎筆者不諳蒙語、滿文，對於其中精奧，尙未能夠全部領會。

另在本文之中，尙有住居於鮮卑故壤內之各民族，以所涉及範圍甚廣，並趙尺子先生對此問題已有精湛研究，限於篇幅，故未言及。

再則，在「異域錄」中尙有若干地名，如「楚庫」、「雅班沁」等，因爲舊俄地圖無法覓致，今圖不錄，而在「蘇俄大百科全書」上，亦無記載，故未能夠列述，合當一併說明。

總之，無論是從歷史，或就地理上的價值來看，圖理琛的這篇遊記，均有其可讀性，值得研究邊政人士一讀。

西藏及西北黃土高原地帶，高寒荒漠，土地之容受量有限，以致莽莽荒野，人煙稀少。共匪竊踞大陸後，於四十二年，即藉「開荒實邊」的謊言，將匪認爲「黑五類」，以及兩江、兩湖各省的青年，大批流放至西北部邊疆地區。據匪方零星資料估計，流放於東北黑龍江、興安、熱河各省者，約有一五〇到二〇〇萬人；流放於內蒙者，約有二〇〇到二五〇萬人；流放於甘、寧、青三省者，約有一五〇到二〇〇萬人；流放於新疆者，約有三〇〇到四〇〇萬人；流放於康藏地區者，約有一〇〇到一五〇萬人。據匪方報導：迄一九五七年底，「內蒙古自治區」有一、三〇〇萬人，黑龍江有一、四八六萬人，甘肅有一、二八〇萬人，「寧夏自治區」有一八〇萬人，青海有二〇五萬人，「新疆自治區」有五六四萬人，「西藏自治區」有一二七萬人(見「一九七二年匪區概況」)。較三十八年前各省區之人口確實增加很多。由此亦可證實共匪流放於邊疆地區人口數的龐大。

共匪既對大陸邊疆作爲人口流放與被遷的主要地區，可想而知，原居或新

遷同胞所受的苦難是如何慘痛了。共匪先將部份蒙回藏以及漢族邊胞，藉故驅離原居地區，然後由江南各省人口密集地區或城市中的青年學生，陸續流放到西北或西南各地區。此種人口大變動，匪事先既無妥善的安排，事後又沒有合適的照顧，同胞們乏衣缺食，飽受饑寒，傷病死亡者不知有多少。「時難年荒，骨肉流離」，「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今日邊胞生不得一飽，死又不能入土（火葬化為骨灰，作為種田肥料），其苦難慘痛情況，杜、白二詩哲如地下有知，恐亦難以下筆形容！

二、在邊胞血淚中之所謂「建設」

共匪榨盡邊胞的血汗，美其名曰「開發邊疆」、「建設新中國」。其實在二十五年來漫長歲月中，共匪在大陸邊疆所謂「開發」與「建設」，除了幾條鐵路如包蘭（包頭—蘭州）、蘭新（蘭州—迪化）、綏蒙（綏遠集寧—外蒙庫倫）、蘭青（蘭州—青海西寧）、新藏（迪化—拉薩，勸建中）、青藏（青海—拉薩，興建中），成昆（成都—昆明）、滇緬（昆明—猛海，興建中）等路。東北興安之大慶油田；黑龍江鶴崗、雙鴨山、雞西；吉林遼源之煤礦；察綏蒙之綏遠包頭鋼鐵、石拐溝之煤礦、內蒙綏境伊盟與察境錫盟之鹽碱、西北甘肅蘭州之水泥化學、阿甘鎮、山丹之煤礦、玉門之油田、青海柴達木盆地之油田；新疆之克拉瑪依油田以及核子試爆。西南西藏拉薩以北納爾倉一帶之金礦，班戈湖之硼砂，貢噶、定日之銅礦，曲水、墨竹工卡之鐵礦，安多附近依蘭山區之鉬礦。怒江上游一帶之鈾、鈦、鈔、鉛等稀有金屬之開發等。此都是共匪以極殘酷的手段，用邊胞之血淚與骨肉「興建」和「開發」出來的。

舉一例言之：共匪修建包蘭與蘭新鐵路時，都是動用了數萬以上奴工，從路線兩頭，日夜趕修。在水天雪地下二十度的氣溫下，將邊胞編成大、中、小

隊，由匪幹監督。工作進行中，如因勞累生病或跌斃損傷，一概不准休養。如四肢有殘廢，明為送往附近病院療養，實則燒成骨灰，運至農建兵團作為肥料。四十五年，法國記者寫了一篇報導「藍蟻蟻修路記」，他親眼見到這幕慘絕人寰的事實。

三、邊胞與共匪的搏鬥

大陸之東北、察綏蒙、西北、西南四地區，就地域與民情言，平原球表，突起萬狀；崇山峻嶺，迤邐不絕；水出高原，散為巨川；砂礫滿地，湖泊如鏡；灼灼廣土，沃野千里。在此種複雜的自然環境下，遂涵育並形成了滿、蒙、回、藏、漢各族邊胞之樸實、強毅、奮發、團結、愛自由、尚正義的精神。因為他所擁有如此複雜的地形，又秉賦如此堅強的精神，故二十年來他們不僅未被共匪高壓手段所屈服，反在蒙、新、青及西藏等地區，有的對匪消極抵抗或破壞，有的組成了抗暴隊伍，積極與共匪搏鬥。

據匪方資料：「內蒙古自治區」，因強迫蒙胞實行「定牧」制，曾不斷引起蒙胞強烈的反對；反對無效，遂實行宰殺牛羊的破壞行動，結果造成該區連年的大混亂。共匪無法阻止，不得已又將已整肅的烏蘭夫再解放出來作緩衝。新疆為目前匪俄邊界衝突的焦點，共匪在新疆之「農建」、「工建」各種兵團，即是下放或勞改之青年以及農工羣衆所組成，此將近百萬被奴役的同胞，他們內遭匪幹種種的迫害，外受蘇俄特務人員各種敲騙，故不時的發生集體抗暴或逃離新疆的事件。至於在西南地區之西藏方面，由於共匪一方面對待藏胞之手法尤其毒辣，另一方面共匪將西藏作為其侵略東南亞以及疏導核子工業的根據地，因而迫使藏胞為生存計，不得不竭其全力，對匪展開不停息的鬥爭。總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陸邊疆地區因有優越的地理形勢及對外的複雜因素，只要共匪存在一日，邊胞就要對匪搏鬥一天。

「成吉思汗傳」之十 (續)

花拉子模

截至目前為止，成吉思汗的疆域仍然侷限於遠亞細亞（Far Asia，譯者按：相對於中亞細亞、小亞細亞，當是指亞洲東北部，包括戈壁和中國北部）。他從亞洲戈壁大沙漠地帶上生長而崛起，南侵中國之舉，還是他第一次對文明的接觸。

他離開中國的諸大城市之後，回到了大漠平原上的水草故鄉。最近，由於西遼古出魯克（Gutchuk 屈出律）的篡位事件，及回教商旅的來訪，成吉思汗才開始知道那另一半的亞洲。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 譯

他知道在他的版圖之西，有着廣大肥腴的山谷，雪花從不飄下的地方。那裏的河流也從不結凍。那裏，成千上萬的人民住在城中，他們的歷史比和林或燕京還要悠久。從這裏來的駱駝隊商帶來了精美的鋼刀和上等的鎖子甲。還有最好的白色布帛、紅色皮革、琥珀、象牙、天藍石和紅寶石。

這些遠道而來，觀見成吉思汗的商旅，必須跨越亞洲中部的阻障——群山峻嶺，呈東北西南走向的帕米爾高原的塔克敦巴什（Taghdumbash），它是世界的屋頂。自遙不可憶的年代以來，它便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廣大、荒涼，隔絕了這戈壁崛起的游牧民族和其他世界的通氣往來。（譯者按：帕米爾古稱帕米爾勒尼耶，位於喀什噶爾與葉爾羌之西，向為我國領土。乾隆二十四年

平定新疆，清軍至伊西洱庫爾淖爾，清高宗御製碑文，勒於其地曰：「伊西洱庫爾淖爾者，我副將軍富德等……至拔達克山分界，其地依山臨水，單騎可容一云云，英人榮赫鵬遊帕米爾記亦云：「惟什庫西北岸，地名蘇滿塔者，有石碑，上鐫漢滿回三文，拓一紙譯之，知中國追二和卓至拔達克山界而立也。」光緒十五年，我設蘇滿卡於伊西洱庫爾淖爾北十里，帕米爾之屬於我國，證據如此確實，然在光緒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四年）英俄在倫敦私立條約，將帕米爾之一部歸於阿富汗，而大部分則歸屬於俄。帕米爾夙稱高原，地勢高達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尺不等，高峰有達二萬尺以上，四時積雪不消者。帕米爾面積八萬餘方公里，分爲八區，最東南者爲塔克敦巴什帕米爾。」

歷史上間或有一些游牧民族，受到東鄰國家的強大壓力，爲亡命而突破越過這個天然險障，如匈奴，阿發爾（Avars，譯者按：係匈奴別支），他們沒入這片群山峻嶺之中，再也不見回來。（譯者按：東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九一年），竇憲命部將耿种等北伐匈奴，破之於金微山（當係今外蒙古阿爾泰山），北單于遁逃，不知去向，僅俘其部衆數千而返，爲自漢武帝以來，出塞最遠的一次。此後匈奴的北庭空虛，只有若干殘餘部落，不時寇擾西域。而南匈奴降服於漢，漠的北邊，自此再度獲得長期的安定。至於北單于的踪跡，若干史家推測他先越過帕米爾高原到今中亞細亞，會合諸部，勢力復振；其後日益壯大，漸向西侵，五世紀中葉橫行歐洲的「上帝之鞭」，匈奴的領袖阿提拉（Attila），便是北單于的後裔。匈奴入侵歐洲，不特將日耳曼人驅向羅馬帝國，後來他們自己也曾進入羅馬帝國。當阿提拉侵入意大利，四處焚燒殺戮。他行近羅馬的時候，因主教（後爲李奧一世）之請求，他竟豁免了這個「永存之城」（Eternal City），退回匈牙利。公元四五三年，當他正在那裏與一個日耳曼女郎舉行婚禮的時候，突然逝世。匈奴的大隊也就紛紛各散了，一部份向東回到小亞細亞，另一部份就留在匈牙利，進入文明生活，而且與多瑙河下游及俄羅斯南部的人民混合在一起。）

偶而也有西方的征服者行軍來到此一山脈的西壁，十七個世紀以前，波斯王（譯者按：當指大流士Darius）的裝甲騎兵隊，東進來到印度和撒馬爾干，親眼目睹了帕米爾高原的塔克敦巴什高聳的壁壘。兩個世紀之後，睥睨不可一世的亞歷山大大帝也曾領其方陣大軍到達此地，悵然而返。

因此，自古以來，帕米爾高原的塔克敦巴什便形成了不可撼動的界碑，把亞洲大陸分割爲東西一部，隔絕了東邊如今成吉思汗統領下的平原居民，和西邊古來被中國稱爲大食（Ta-tsin，譯者按：據今阿拉伯半島。）的山谷居民。曾有過一位中國的天才將領率軍及此荒原，不過，迄今還不曾有軍隊貿然越過山嶺從事長征的。（譯者按：當指唐將高仙芝。唐高宗末年，吐蕃（據今康藏高原）熾盛，時常寇侵安西轄區，而西方的大食也於此時勃興，東向發展，侵逼西域，大食遂和吐蕃聯合，打擊唐室的西域霸權，惹領以西受制於吐蕃，

而與唐斷絕關係的，有二十餘國，絕唐的諸國中，最受吐蕃親重的是小勃律（今克什米爾Kashmir的吉爾吉特Gilgit區域），它不特是唐帝國的西方門戶，而且是吐蕃與大食通援的要衝。吐蕃並在勃律西北的連雲堡（今西巴基斯坦的Chitral）設置重兵，以掩護這些國家。天寶六年（公元七四七年），唐以高仙芝率步騎一萬人伐小勃律，以保固安西，並切斷吐蕃與大食的交通。仙芝自龜茲出發，經一百多天至吐蕃連雲堡，遣兵擊取之。乃越坦駒嶺（今興都庫斯山脈Hindu Kush中的Dankat，海拔一萬五千四百呎），進抵小勃律，虜其王而回。這次用兵路線的艱險，是中國古戰爭中所沒有的。因仙芝的遠征，唐帝國在葱嶺以外，重振聲威，降服的有七十二國。）

直到前些時候，蒙古最勇猛的烏爾罕，哲別諸頭曾經屯兵在此山嶺的中心地帶。而尤亦也曾迎着落日另闢一途，闖入欽察部的廣闊草原（Kipchak乞卜察克）。這兩條可以通過層山群嶺的途徑，他們都報告予大汗知曉。

目前成吉思汗對貿易通商甚感興趣。在中亞壁壘那頭的回教人的貨物，尤其是武器，對於生活簡樸的蒙古人來說，真是一大大奢侈和誘惑。他便決定鼓動臣服的回教商人率領駝商隊，代表蒙古西行通商。

他獲悉此番西去第一個遭遇到的最近的鄰居，是花拉子模沙（Shah of Khwarezm，譯者按：Shah沙的意思，是王。花拉子模原爲中古波斯的一省，其中心城市爲兀籠格赤，即今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之烏兒干奇（Urgench），在鹹海東南，阿母河的南岸。因其民多信奉伊斯蘭教，在我國稱爲回教，故稱之爲回國。當中亞至西亞主人塞爾柱突厥衰微時，其宮廷奴僕名訥失的斤（Noushtekin）者，爲其蘇丹（Sultan，爲阿拉伯名詞，意爲「俗世之主」）。賞識，且頗樹功績，遂受封於花拉子模，此人遂爲花拉子模之始祖。傳至第五代孫喀哈施逝世，子阿拉哀丁默罕穆德（Ala-eddin Mohammed）嗣，頗爲英明，率征北討，拓地日廣，遂成中亞大國。），他是廣大疆土的統治者。所以他特派使節，並致專函說：

「朕來致意。朕聞閣下疆土之廣，國勢之盛，甚慰。朕視閣下，一如愛子。朕攻略中國，征服突厥諸邦，想閣下必有所聞。朕之勇士連營，金銀積山，實無需窺兵他國。朕之所欲者，料閣下亦然，促成吾二人臣民之往來通商耳！」

在當日蒙古氣傲萬丈之時，這樣的態度，算是相當溫和和客氣的了。對待大金皇帝，成吉思汗都會經毫不留情，故意失敬地侮辱過。這番對待花拉子模王阿拉哀丁的態度，簡直是成吉思汗送上邀請通商的請帖了。的確，他稱花拉子模沙爲兒子，是有貶抑的意味在。在亞洲來說，稱兒子（「兒皇帝」），就含有附庸國的意思。此外，內中提及征服突厥諸邦，也等於是按下了一根刺鉤。因爲花拉子模沙是突厥族。

是故，雖然大汗的特使帶上了豐厚的禮贈：如銀錠、寶石、白駝毛錦袍。

但是這根暗藏的芒刺使沙王發痛了。他面有愠色的問：「成吉思汗是何許人？」「他可真征服了中國。」

汗使曰諾。

「他的武力可有我的一樣強大？」沙王追問。

汗使答覆得很狡猾——「到底他們是回教徒，非蒙古人（譯者按：成吉思汗派了三個特使，均為回教徒，且其中之一馬赫謨德（Mahmud）是在花拉子模出生的。）——他們說，汗的兵力是不能與沙相比的。沙在得意之餘，於是答應通商互往。此一關係順利進行了足足一年多左右。

這期間，成吉思汗的聲威已在其他回教地區揚起。當時，巴格達的哈里發（Kalif of Bagdad）（譯者按：公元六二二年默罕穆德逝世之後，他的信徒們創立了一個「哈里發」Kalif 制度，經常選舉繼任人充任此職。哈里發的意思就是默罕穆德的繼承人與代表。哈里發不僅在宗教方面是領袖，同時也是先知所創立的阿拉伯國的政治與軍事領袖。他們的政府型式為神權政治，那就是她的政府包括國家與教會在一起，而教會更佔優勢。）屢受花拉子模沙的威逼壓迫。有人便進言哈里發，困局的援手只怕要着落在這位中國邊境上傳言中的成吉思汗了，巴格達乃擬遣一使東來和林。但由於必須假道沙之領地，則必思一保密對策。

史籍上載：密使的委任令是刺在頭顱上的，也就是刺掉使臣的頭髮，用火筆在他的頭蓋骨上刺字，待得特使頭髮長齊，把求援國書默記在心以後出發。一切進行得順利，哈里發的密使終於來到蒙古汗之前，削去頭髮，證實身份，帶上口信。

成吉思汗却無動於衷。或許是成吉思汗對於這位伶仃的特使和這份秘密的請求，印象不佳，興趣不高。何況，他與花拉子模沙之間尚有通商之約在。

然而，蒙古與花拉子模的通商經歷終於要完（結）蛋了！從和林出發的數名駝商隊給英納勒居克（Inaljuk）抓起來了，他是沙的前哨城——訛答喇（Otrar）的守將。英納勒居克報告主子說間諜混在駝商隊中。

默罕穆德沙不加思索，便下令就地正法。自然，所有的商人，不管是不是間諜，也就死於非命了。

消息傳來，成吉思汗立刻遣使抗議，默罕穆德沙却決意殺掉特使頭子，並擄去其他使臣的鬍子。

倏倏沒死的人回到成吉思汗尊前覆命。這位戈壁之王，遂登山沉思。蒙古使節竟遭殺害，復仇！復仇！先祖的遺訓不容不懲治無理的兇手！

汗仰天而曰：「天無二日，地不容二汗！」

於是斥埃遂出沒山嶺之間，傳令使快馬疾鞭，在沙漠大域上。召令族人，齊集帳下聽命。草就了一份致沙的戰書：

「爾啓戰端，兵戎既見，何等後患，非上蒼知之！」

不可避免的兩雄之戰就此爆發。慎重的蒙古人是在默罕穆德沙的尋釁之下，無可容忍才宣佈開戰的！

要了解成吉思汗面臨的此一情勢，我們必須先察示群山之後的花拉子模沙所領有的回教世界。

這是一個尚武好戰的世界，而對音樂也有着高度的雅好。在這個世界裏，暗藏着許多世代的苦痛：驅迫奴隸，斂財成風，沉溺於罪惡和險詐。盜賊之輩出掌政事，閹官之流監管女人。良心則寄託給上帝阿拉（Allah）

他們尊奉教條，並以各種方法解釋可蘭聖經；他們對乞丐施捨，並齋戒沐浴，聚集在陽光燦爛的宮廷廣場前，嘮叨家常瑣碎。大多數人要依賴貴人們賞賜恩澤。在有生之年，每人至少要踏上道途，朝拜麥加（Mecca）一次。他們要參謁麥加城中的黑頭石，這塊黑石是在天房中的。（譯者按：Ka'aba 其意為方，這個方形石屋稱之為天房，高達四十英尺，在麥加大寺院的中心，在一面牆上嘴可吻及的高度處，鑲著此一著名的黑石，為最崇拜之物。見卡萊爾之英雄與英雄崇拜：第二講，先知的英雄——默罕穆德：伊斯蘭教。）在此一朝聖途上，回教徒們摩踵擦肩，重復信心。在返家之後他們便會敬畏於沙王領土的廣闊，和信徒的千萬之眾。

幾世紀之前，他們的先知便曾點燃起阿拉伯人傳來的信仰的火把。此後，所有不同種族的回教徒便都結合在一個共同的信念之下——征伐。早先第一次的兵力已推進至西班牙的格拉納達（Granada）及北非、西利、埃及等地。

至今日，回教世界的武力重心已由阿拉伯人手中轉移至突厥人手上，（譯者按：默罕穆德之世，以武力傳佈信仰，統一了整個阿拉伯半島，其後人又進兵波斯，建立了白衣大食；伊斯蘭教徒之侵略自波斯繼續往東，到公元七三二年默罕穆德逝世一百週年的時候，這個穆斯林帝國自西歐的比利牛斯山麓，經過西班牙，橫越北非，再經過敘利亞、亞美尼亞、米所波大米亞、波斯以及中亞細亞，一直延展到印度與中國的邊境。就疆土而言，這樣一個廣袤的帝國，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其中包括若干不同的種族、語言、宗教、習俗，而其核心則為阿拉伯人與穆斯林（伊斯蘭教徒）。他的版圖雖大，但由於迅速地被迫結合，不是自然成長的，所以阿拉伯人建立了這個帝國，却無力守成。他們人數太少，而佔據的地方過多，因此分佈得極寬。他們的民族觀念很淡薄，部落思想重於帝國意識，他們簡直沒有建立帝國的經驗。遂造成帝國的分裂，因此到了公元第十世紀的末葉，帝國境內共有三個互爭雄長的哈里發。第一個是柏格達的阿拔斯朝（Abbasid）。第二個是埃及開羅城（Cairo）的法蒂瑪系（Fatimids）。第三個是西班牙科多維城（Cordova）的奧美雅系（Omayyad）。但三個系統的哈里發，都迅速地因內部的革命與外來的侵略而日趨沒落。阿拉伯帝國之瓦解，實為招致外力侵略的原因。公元第十一世紀，突厥斯坦（Turkistan）一種兇猛的烏拉阿爾泰游牧民族——塞爾突厥人（Seljuk Tur-

kg)曾經入侵。他們征服了回教帝國的東方的大部份土地之後，漸漸地都服膺了回教。然後他們又開始攻擊基督教徒，在小亞細亞擊潰拜占庭皇帝的軍隊，並在尼西亞建立他們的都城，以威督君士坦丁堡。(但二族皆曾參與對抗十字軍的聖戰，他們是基督教的軍隊，前來搶奪耶路撒冷的。

時當十三世紀初，回教帝國的武力臻至巔峯狀態，逐漸式微的十字軍給驅趕至聖地西緣的海岸地帶。而突厥人也自腐敗的希臘帝國手中取得了小亞細亞的大部。

在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兩地的哈里發承襲了古昔哈琅河爾喇斯奇德(Harun al Rashid，譯者按：係阿拔斯朝在巴格達最有名的一位哈里發，他自公元七八六年到八〇九年統治回教帝國，其在位時間與西歐的查理曼相同。哈琅當國的時候，巴格達成為回教世界最重要的城市，無論就面積，美化的程度與財富而言，視君士坦丁堡都無遜色。同時巴格達也是商業的中心。中國運來的絲綢，俄羅斯的皮貨商人，以及埃及與西班牙的商人都雲集於此。哈琅本人是個學者，也是詩人，尤其熟悉歷史。他樂於聽學人的講授，一如他歡喜俳優與音樂師的演奏。他也篤信宗教，馳譽歐洲，查理曼曾與他交換過禮品與諷詞。現在我們對他還極熟悉，因為他是「天方夜譚」中一些故事的主角。)和巴米西底斯(The Barmecides)時代的光榮，也是詩歌藝術鼎盛的時代。精密的天文學家兼詩人奧瑪開儼(Omar al Khayyam，譯者按：係波斯人，一〇一五?—一一一三?)便曾宣言：人當信奉包容萬歲的可蘭聖經；人當狂飲使金樽常滿，而涓滴不遺。

至於尙武好戰伊斯蘭帝國的燦爛光輝，在奧瑪的詩中亦有述贊：

代代蘇丹擁多少光華，
享其天命而悄然熄滅！

奧瑪開儼並以其孤絕的四行詩體，檢視了回教的黃金時代——迦姆西德(Jamshid)，威武之君的王朝，且不住地沉思；這些尙武的回教騎士們憑藉彎刀能否，便可造就出世界的樂園？

如今奧瑪和哈琅皆已歸寂多時。而東方在哥疾寧城(Ghazna)，默罕默德的後人統有北印度。西方在巴格達、哈里發們則致力於現世的利益，陷入政客似的爭鬥中，不再為回教世界的征服雄心而賣力。好在伊斯蘭教果敢赫赫的尙武精神並未因此而遜於當年哈琅和其醉友所嘲笑的狂熱狀態。這種尙武精神是維繫回教世界忘記內爭而共同抗拒其宗教敵人的最大力量。

這批好戰的王族後裔們，頓居在富庶的天地裏。河水自山林間流下，通過沙漠，聚成肥沃的沙床，可種植大量的稻穀和蔬果。溫暖的陽光可催促智慧的誕生，也刺激着人們追求享樂的欲望。

他們的武器皆由精巧的軍匠所製——薄薄的鋼身刀鋒，輕可彎折；堅固的銀盾閃閃發光。士兵們個個身穿金屬環編的鎧甲，頭戴輕巧的鋼盔。足踏血紅戰

馬。這種馬脚程極快，唯不耐持久。而且，他們亦深得以點燃石油精為武器以及古希臘火炮的秘密。

他們的生活則充滿各種不同的風樣：

吟詩、歌唱、吟遊無碍；醇酒、美液、金樽常滿。

黑棋、白棋、憑你我鬥智；田獵、鷹逐、看虎豹倉皇。

競技場紛紛，舞會池翩翩。輝煌征戰，大開珍宴。

兵壯、馬肥、吾王澤被，吾主浩蕩恩威——

(原註：錄自愛德華·勃朗尼(Edward G. Browne)的波斯文學史(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在回教世界裏，花拉子模形成了武力的中心，默罕穆德沙自封為軍事領袖。他的版圖東自印度開展至西邊的巴格達，北起中央亞細亞的鹹海，南迄波斯灣畔。在廣闊的回教空間裏，除却會打敗十字軍的塞爾突厥族及在埃及興起的木魯克王朝(Mamluk dynasty)外，沙的威權是絕高無上的。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共主哈里發亦不得違逆他，僅是徒具精神領袖虛名的教主而已。

這位花拉子模帝國的沙王，和成吉思汗一樣，皆出自野蠻民族。他的老祖(訥失的斤)還曾經是僕役出身，當過塞爾柱王瑪力克沙(the great Seljuk Malik Shah)的水瓶侍者。他和他的諸大傅(atabegs)皆是突厥人。這位吐蘭(Turan)鐵榔榔的武士，確實具備了高超的軍事天才，也頗能玩弄政術，貪婪不饜。

史載這位沙王性情殘苛，為滿足一己之私慾，不惜驅民於死。他甚至處決了年高德邵的長老(Sayyid)並自教主哈里發處搶奪絕對的權威。略不得逞，則便肆無忌憚地廢掉哈里發，另立新教主。此所以巴格達的哈里發(譯者按：當指納昔兒。)與沙積怨，乃發使向成吉思汗求救。

且默罕穆德好大喜功，喜人奉承歌頌。尤喜人稱之為「常勝將軍」，故下臣們常奉之為亞歷山大第二。然而在內政上他却面臨許多問題，其母專權，母之外戚勢大，使他深感鬥爭壓力。(譯者按：阿拉哀丁生母禿而壘可敦，屬康里部(居於鹹海與裏海北岸的草原民族)別部伯岳人，因此康里人多投往花拉子模為兵，阿拉哀丁借其兵始能縱橫中亞。禿而壘可敦性喜專權，常擢升外戚為大將，除統兵外又兼州長，由此康里將軍在國中權甚盛，阿拉哀丁漸不能制。且此種部落，賦性殘暴，當地土著往往被其凌虐，軍行所至，城市為墟。而禿而壘可敦秉性剛強，亂發命令，阿拉哀丁不能制，以此花拉子模軍政亦不統一，而團結不固。)

沙的四十萬大軍重心率由花拉子模突厥族所構成，此外，他仍有為數不少的波斯兵聽其驅策。麾下還有戰象、駝車，和無數的奴隸。

然而帝國防禦的最大力量，却是一座座瀕河構築的堅固城池。布哈拉(Bukhara)位居回教世界學術與寺院的中心。撒馬爾干(Samarkand)也

有名的大城，城中高樓聳天，花園林佈。此外大城有薄克（Balkh），海喇特（Herat）——是科拉珊（Khorassan）的心臟城。（譯者按：科拉珊向為波斯東部的邊防省，轄地廣大，謀夫（Merv）、海喇特（Herat）、尼色蒲爾（Nishapur）及薄克（Balkh）四大城皆屬之。）

如此野心勃勃的沙王，龐大有力的戰團，和高聳挺固的城池，這便是成吉思汗猶覺陌生的回教世界！

六十餘年前英人所見之鮮卑利亞村落的生活（下）

普萊斯著
蔡懋棠重譯

（下期續刊）

十一 鮮卑利亞春季的美景

鮮卑利亞的春天實在值得親履其境而把所見到的紀錄下來，就是要踏破數千里行程也是不辭辛苦的。因為南部鮮卑利亞的春天景色，真是美得筆舌難以形容的呀。我初入松林的時候，積雪還在溶解，等雪化完之後，我帶了一個鮮卑利亞農夫一起進入其中，逍遙許久。各河川早已充滿雪水，被蓋着那些較低的沼澤，把野草繁茂的牧場化為濕田，像是春期洪水一般。我們很快地就來到寬豁的繁茂青草地，在那裡有一棟小茅屋，有一個鮮卑利亞老農夫居住在裏面，他是飼養蜜蜂的人。蜜蜂時常從他那個由有洞的松木材截下來而用為繪圖一般的枯草蓋起來的蜂巢進進出出。這是一個何等富有奇趣的地方呀！積雪剛融不久的松林中，到處都有茂盛的青草，像似在象徵着急速的生長一般。在那青草的尖頂上有鎗頭似的尖芒。從滿開的花兒中忙着採蜜的那些不知有多少的蜜蜂所發出來的嗡嗡的翅膀聲音，真是美妙極了。植物生長的速度非常驚人，實在難以筆舌來描寫。積雪一融化，不計其數的雜草、瑠璃草、白頭翁（Anemone）、芍藥、野生玉葱等等爭先恐後的萌芽、生長，看去像是一望無際的花海，而又有綠油油的綠草以及林木的各種不同顏色滲雜其中，有如一張彩色華麗、金絲交織的厚毛氈那樣的美麗。我曾在一個禮拜前來此松林中訪問過，當時殘雪未盡融化而如今却是沒身於高約有二呎深的花叢、草海之中了。環顧四周，無不聽到春之聲響，我聽到了布穀鳥以及黑色的啄木鳥等之啼叫聲，也有在松樹上造巢的鸛鳥和吱啾不停的鵲鳥的啼聲。赫灼的日光、嫋嫋拂面的輕風、繁茂的千百百草花之芬芳等等，這些揉合在一起，構成一幅難以形容的既有聲又有色的美麗繪圖。去到松林的另一端，有一白楊地帶，而我在其陰涼的樹蔭底下徘徊許久竟流連忘返。此地的自然界，在此時雖然萬物均具蓬勃的生氣，却也別具不可名狀的風趣之美。走不盡的白楊樹林像是成為微風吹動下的綠色天蓋的銀柱一般，在我腳底下是一片無盡數的白頭翁和芍藥的海波。夕陽西下，黃昏已近的時候，可以看到餘暉斜入森林中，成為幾條黃金。既已日

公元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終於御駕親征這一個強悍的花拉子模帝國，踏上了蒙古西征的首途。

（原註二：在歷史上花拉子模帝國幾乎不會留名，蓋其如西遼（Kara Khitai，譯者按：波斯及阿拉伯人稱之黑契丹，亦作哈拉契丹，為遼宗室耶律大石所建。）和金朝一樣，國勢未臻氣候之時，已為蒙古人摧毀了。）

沒，彩霞瀾天，映在銀色般樹幹的餘暉，幾乎令人眩目。白楊林中，到處有寬闊空地，而烏桕、繡線蘭等成叢，盛開着花，一片繚亂之狀，像似圍繞着英國的某一鄉下之別墅的花叢。這些都是天然的野生花木，終日不見人跡，鵲鳥在櫻樹梢上囀啼，而黑色啄木鳥也在已枯的白楊殘株咬咬地啼個不停。不久之後，我看到了在鮮卑利亞春天美景中不可多期待的東西。大氣之清淨有如水晶一般涼爽，眼見這些植物和動物的生活，心中有說不出的舒暢，一股充滿着清新、快活的感覺從心底深處湧上來。於是我恍然得悟，如果說來世理想的世界是充滿着無限的喜悅和歡樂以及無生無死的境地，那麼我在鮮卑利亞森林中所看到的春季美景，可以說遠遠超過未來的樂園，也是我在現世中所看到的最美麗不過的景色。

有一天下午，我步出村莊向另一個方向走去。我向着北方森林那邊，漫無目的地行去，因為我知道在那裡有農夫在他自己的耕地上工作。這個地方的部落大概都位於大森林的末端，而其耕作地就像一條長帶圍繞着森林的外邊。一到此地，可看到此地猶如在草原地那樣優美，土地漆黑肥沃，是無比的豐饒。在半潤的沼澤中有叢生的綠草，而這種沼澤點點滴滴地介在於低窪地，優美的鮮卑利亞赤楊小林——在其間有松樹點綴着——繁茂在自然牧場之內，其景像似松林曾經掌握了不可抗拒之大權一般，但却因人手或因自然環境之變遷而成為不得不變貌。可是又因春天到來，這塊無人耕作的地方又有許多小赤楊和松林冒芽、吐絲、發芽了。

一陽復來，此地自然的牧場，大地春回，樹木綠色欲滴，連愛蘭（一一）的青綠也都比不上。在數日之前，赤楊樹還是像冷酷而鬱鬱不樂的妖精，冬天將盡時猶在嘆息、動搖，却在一夜之間被滿了光澤發亮的葉子，儼然有如森林神仙，正像含苞待放的花蕾、整妝等待愛人的村姑一樣，禁不住其心中喜悅的姿態，表露無遺。

十二 和一老農夫聊天

當我返踵，向着耕作地進去，我發現有以粗笨的犁在這個自然牧場的這個地方或是那個地方下耕的地帶，有農夫爲其春天播種而在地面犁耕着。我來到一二個用圓木造的小屋子，這些小屋是農夫用來保管他的農具，有時候不回家就可以在屋中隔夜的地方。屬於農夫的耕地常常在其居住的村莊三、四英里之外，所以爲了照顧這些地方的耕作而整天在外頭，就等於小遠征了。可是鮮卑利亞的農夫因爲可以過相當不錯的生活，所以除了每日悠然度過之外也就不能有其他種的生活了。早上，他駕着由二匹馬拖的馬車，終日懶散地巡視自己的耕地。春耕播種期間和秋收期間，如果天氣氣爽，他就在這種圓木小屋過夜，但是除了這些期間，他就任其土地荒廢不毛，多麼的可惜！他們並不用犁翻土，也沒人注意到在夏季可以種小麥、裸麥的土地，所以就不去找這些土地，因爲在夏季裡，他們常去釣魚或去沿着國境地帶的山間尋找金鑽的緣故。

話說我到達了寬闊的森林空地，而在其周圍有優美的赤楊以及數株松樹繁茂在幽暗的地方。在此地，一切萬物都是天然而原始的，所以從人類在其表面上所做的工作中還有許多自生草木長出其蓬勃的生命力來。一到這個空地的下方去，可以看到柳樹和野生櫻樹，而在稍遠的地方有沼澤，在其中有蒼鷺像彫刻一般地矗在那裡，一直等着要捕魚的樣子。又有鮮卑利亞的老農夫悠然地藉着馬匹和舊式的木製耒耜之助，在豐饒肥沃的黑土上在耕作。這個老農夫當我從林間空地出來而走近他身邊去的時候，並沒有顯出驚訝的樣子。他的身上穿一件粗布上衣，滿腮鬍子，並沒有因爲我的出現而停頓自己的工作。雖然一看我就知道會說俄語的外國人，可是他或許認爲我是驢騾人，否則就是在這森林徘徊的遊牧芬族的一個吧。我問他說：「你這塊土地很肥沃，收成一定也很豐饒的吧？」他回答說：「馬馬虎虎」。我又問：「這塊土地是你的吧？」他回答說：「是我和兄弟的共有地。」接着我再問：「那麼這裡的收穫是多少呢？」這時候他停止工作，點上了烟斗，說：「此地是新開的，有時候每一德西亞丁（按德西亞丁爲俄國地積名，等於一〇九、二五公畝，約等於一公頃——編者）可收二百磅，可是那些舊土地僅有一百磅而已，如果有降霜，那就更少了。我們往日只在附近的舊地得些夏季可以餬口的收成而已，現在就不能不到此地來新開發了。這一帶是從來沒有人開墾的處女地呀！」我問他：「用過馬或其他家畜的糞尿做肥料否？」老農回答說：「如此肥料毫不需要，因爲我們將這些肥料棄於村外，可是到了春季就被溶化的雪水沖流而失去了。若在秋季沒有降霜，我們就無困難。如果降霜，我們的小麥和裸麥的收穫就減少了。用肥料對我們沒有益處也。」

像上面這樣的問答，在農業中是平凡的教訓，然筆者却未曾以同樣見解加予思考過，究竟這個老農夫所說的是有道理的。在這個森林地帶邊緣的處女地，雖然有一望無盡的茫茫表面，却不必用我們在西歐認爲不可或缺的方法來耕作。因爲人口稀少，農夫不必多煩惱，在一地耕作一次，看收成如何，要是不豐饒就移徙他去耕種了。

筆者不得不想看看此地的農夫跟歐洲的農民到底優劣相差幾何的問題了。西歐的農耕地有限，人口稠密，但是此地的一個農人所持有的土地等於英國一郡的面積，同時只要砍伐森林和灌林之後加予整理就是肥沃無比的耕作地。

於是老農夫勒住馬匹和我一同在柳樹森林的外緣坐下來吸烟。他問我來自何方？我回答說：「從歐洲來的，將要去蒙古。」於是他就發出驚人的質問，即：「歐洲在那裡呀？」所以我發現他的地理上的智識不出於鮮卑利亞伊厄尼西州內的南部地方之外。我這個外國人跟這個鮮卑利亞老農夫同坐了幾分鐘，告訴他有一個舊俄羅斯國，其地連接其他幾個國家，同稱爲「歐羅巴洲」，我的說明，對他來說幾乎難能令人相信的，可是對地理上的無知却是事實。我又發現這個老農夫雖然曾經聽說過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名在茫然的記憶中有其印象，可是對他是毫無意義的。他也曾經聽說過日本的新興勢力有如旭日昇空，構成了對中國將來的威脅，也感覺到茫茫然的驚慌而爲此煩悶。蓋其政治眼光不出於此，且他過一生之地又是如此茫茫無邊，豈能怪乎。他反問我幾個有關歐洲的問題，例如「在歐洲有什麼國家？在那裡可以製造多少麵包？」等等。我在回答時很想啓蒙他的無知，於是加予說明彼此之制度所不同之處，接着再問他在此地如何分配耕地的問題。他回答說：「我和我兄弟共同耕作此地，也和我兄弟分享其收成，其他居民大都有自己的所有地，但是我和我的兄弟自小時就這樣地共耕共分，到現在還是如此。」我又問他的孩子做甚麼？他回答說，他們已不在此地，一人去當兵，另一人已在五年前從此地的自治村得到土地的分配享有自己的土地，同時也建立自己的房屋和家眷了。

十三 他們的農業思想

因爲夜幕將垂，我和此老農夫就要返回村中。他就棄犁，把馬匹套在粗陋的車輻，邀我同車，而在附近從事耕作的其他農夫有五名也上來擠在無蓋的粗陋馬車裡，在黃昏後已暗的曠野中向着小村輾轉的前進。馬車一動，我再問他們關於他們所耕作的土地制度爲何？他們說：「土地是共有（obshchee）的，我們所有的人對各自所耕作的土地都有權利。」我問：「那麼你們把租稅繳納給何人？」他們的回答是：「我們向自治村繳稅，因爲我們是屬於自治團體的人，所以只要納稅給這個團體，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的得到土地。」有的人又回答說：「在某些地方，每隔幾年，各人就能得到土地的分配。」我再問：「你們可以保留幾年所分得的土地呢？」這個老農夫就說：「自從十五年前我們兄弟倆人，得到現有的土地之分配以來，迄今尚保持這個土地啊！」我又問：「那麼土地會不會重新分配呢？」於是老農夫有譏嘲的表情說：「跟你說不清楚地呀！我們的土地廣大無邊，只要各人按規納稅、勤勞耕作，就有自己的土地，何必多此一舉，大家都在自己的耕地上從事多年的耕作，有誰願意放棄舊有地而去嚐試新地的開拓乎！」

翌日，筆者幸運地會晤到自治村的其他農夫，於是學得更多的收穫了。

十四 我出席村自治會旁聽

翌日，筆者在往返途中，偶然路過一個木造小屋而在其附近逍遙，看見其家戶扉寫着「Selsky Upravlenye」村公所，在其戶外的出入口階段上有一個農夫坐着。於是我就停下腳步，跟他聊天。不過我發現這個小木屋就是自治團體的集會所（Mir），正巧當時他們要開會，爲了觀看其情形就欣然地接受他們的邀請而進入會場。在圍着室內三方的排成一列的木長凳上，有廿四名頭髮蓬蓬的老農夫。在室內中央放一隻木桌子，有一名青年坐在桌前椅子，他們給我介紹這位青年，說他是「秘書官」，是一個頗有自尊風度的看來似乎學者模樣的人物。在其傍邊坐着一位約六十歲模樣，甚是威嚴的老人——就是此村的「族長」staretsa——自治村的選拔委員之一組正在熟考、議論某一個和租稅有關的問題。那是因爲管理農民事務的官吏（The Krestyansky Nachalnik）對最近開拓的森林地帶的某一土地要求納稅的緣故。我私問那位族長，是否因我在座而對他們的密議有所妨害？他說毫無關係，同時請我坐在他後面的位子。我像一個外國人的代表似的，就席在那裡傾聽了這個小村的議事。討論議事，略有簡省而不十分公式化的嚴肅，好像彼此輕鬆地在談論大家共同利害問題一般。不過有時候發言的人也會比手劃腳、言意見於形色而滔滔不絕的雄辯，極會用恰當的修辭來做結論。

他們議事大約有十多分鐘，之後議決推一人去見農民事務官，跟他討論決定租稅額。可是我注意到他們並不是採用「可」或「否」的投票方式而是採用相互協定方式來達到出席人員之意見的一致。當他們的議事完了之後，大家都向我提出許多問題來質問我——而這些問題跟昨天的那個老農夫所提出的相差無幾。對這些問題，我儘可能的用謙虛的態度和語氣加予說明了。但是他們的眼界和瞭解的範圍竟超越不了北亞細亞的大斯拉夫帝國的版圖之外。我試圖發現一些關於他們的村會、自治村的性質為何。

十五 地方自治制

有一人告訴我說：「我們每三年選一次族長——staretsa——，不管什麼人，祇要有一個家庭且繳納自己的土地稅，就可以選舉族長。」我問其選法何如？他們回答說：「我們聚會，一直談妥到選何人爲止。」我再問：「你們不先決定候選人嗎？」這時候，那位族長就插嘴說明了，他說，因爲沒有人愛做族長，所以不必有候選人。於是很明顯地知道了，在此地並沒有什麼熱烈的選舉戰或是政見討論會了。在鮮卑利亞村落中，有關政治運動的任何雄壯、強大、鞏固的團結以及其行動等等，都沒有的呀！說真的，「族長」這個職位，有如大而難動的某委員會的會長一樣，責任重大，名譽和權利輕微。因此這位「族長」的選舉，便是把前任的衣冠推轉給另一個不十分自願的農夫來担任的了。我又問：「到底族長該做的事情是什麼？」回答說：「他要代表我們去和農民事務官辯論許多有關我們的利害問題，若有必要，也得去見管理本州的最高行政官或是和所有的自治村的族長會合，討論一般的共同利害問題。」

據筆者所獲知的此地的地方制度如下。

某地域的自治村之集團稱爲「渥羅斯托」（Vodost）而「渥羅斯托」的集團即稱爲「烏恰斯捷克」（Uchastok）——就是行政區之意。他們給我看一張政府頒佈的表，詳記着「渥羅斯托」及各自自治村的所有區域，而全伊厄尼西州下的各「渥羅斯托」、自治村的人口和其地理上的位置。我得到如此出版物，對俄羅斯政府的行政制度——甚至在鮮卑利亞最荒涼地帶也都非常清楚地調查的非凡功力，甚爲吃驚，同時也覺得很有興趣。如此農村就成爲政府利用做行政上之地理的小區域而來加予管理了。管轄各行政區（Uchastok）的行政長官（Uyed Nachalnik）便任命掌管民法、訓令之警察官——（Stanovoy Prestoy）及征收租稅官——（The Krestyansky Nachalnik）和治安法官——（Mirboyn Sud）——。治安法官的職責是在審問農民們自己不能決定之一切有關司法上的訴訟權。總而言之，這就是行政機關而在現今（一九一三年）的鮮卑利亞這一地帶所行之制度。

據上述，筆者知道了「族長」（staretsa）就是代表農民們的自治村委員，要和各種官吏打交道的的人。同時以他們的名義繳納課在農民們的自治村的租稅，而且還要統理自治村的各種集會。於是所謂自治團就是以男農民之大多數爲家族參政權做基礎的頗有平民的勢力之團體，所以如果說「族長」是代表，還不如說只是他們的委員罷了。

因此我很想知道上述的行政機關對土著的芬族以及韃靼部族具有何種權限。於是就問「阿巴幹斯克韃靼人」（我知道與上述農民相差不過）在自治村、自治村團體、行政區域內有否分別？據稱，阿巴幹斯克韃靼人也是選舉他們的族長，自分幾個大自治村而彼此分居在草原地帶。可是他們跟俄羅斯自治村一樣同受「渥羅斯托」（Vodost）之管轄，又在行政區域（Uchastok）內受其行政官之統治，而且以完全平等地位出席自治村團體會議，跟俄羅斯族長會合討論一般共同利害問題，同時似乎彼此相助來對付統治他們的官吏。據我所聞，又據此推究而明白，土著芬族及韃靼部族得到俄羅斯行政機關之承認，與俄羅斯農民之固有自治村有同等地位。

自治村之勢力似乎很廣大。農村中的各家族之家長，都屬於具有全權處理有關純粹的自治團內之司法上及經濟上的一切事件之自治團。我問：「如果有人做不正行爲，自治團能加予刑罰否？」他們回答：「如是像殺人犯之重大案件，必需轉呈治安法官（Mirboyn Sud）。可是在我們之中，差不多沒有這種案件發生，因爲我們是愛好和平（Snienny）的人。」只有爲了很小的紛議論爭，自治團便開會，彼此研判其罪科之後才加刑罰。如果有人跟其鄰人發生有關土地界線爭論，或是有人在教會泥醉，或是有人打架，那麼自治團是有權加予正當判決的。我又問：「自治團所判決的科罰是什麼？」回答：「不一

定，要看其犯罪之輕重而定。有時罰金錢，有時以伏特加酒代替罰款。罪犯就得化錢買伏特加酒向自治團中最年長的人，每人送一瓶。」這種方法有點粗笨，使我想起是特免裁判的實際辦法。

十六 自治土地制度及其變化

我問：「諸位如何把土地分給同胞？」那個秘書官（Pizur）回答說：「每人各得四十英畝。在其家庭共同生活的每一壯丁各得十三英畝。如果想要更多土地也可以，但是必須繳納高率租稅。」農民要向自治團、征收租稅官繳納所得的四十英畝地之租稅，此外還要繳納家屋稅、小舍稅、家畜稅。如是自治團（Mitn）在經濟上的職權就是除了征收政府官吏所攤派的租稅以外，還得指定、管理耕地的分配等等事。

我又問：「聽說你們有時候會再分配土地，農夫也會變更土地之分割，果真有此事否？」於是族長便回答說：「幾年以前，因為有新移住而來的農夫，所以重新分配土地一次。我們決定不准新來的移民擁有一切新開土地。但是我們對移民的新人給與跟老移民同樣的權利，所以重新分配了耕地。」

「如果有人想要把自己所開拓、耕作的土地遺留給其子孫，是否可以呢？」我又問了。「如果自治團認為不行，就會有正當公平的處理。」他們是如此回答的。以下就是筆者和他們問答所得的結果。

他們的自治團數年來未對多年保有土地的人加予強制重新分配耕地，因為他們不願意，又他們在自治團中有投票權和發言權的緣故。但是如果有人要在森林中狩獵黑貂或是要在蒙古從商，那麼自治團就有權利決定他們應該不應該納稅？有無權利領有土地。

從談話中，知道除非有新來的移民或是有人要到森林中去獵取獸皮或是要去蒙古經商等特殊情形以外，在這個農村中大家對土地再分配的事情都有明顯地反感。因此住在這個農村中，耕作自己土地的農民們，他們的所有地並沒有重新被分配過。但是自治團有分配、統理其管轄內的新開地之權利，所以任何人都不應擁有其應得的耕地和所有地以外的土地。因此這種制度，雖然在本質上是自治的且有使個人的企劃均等的傾向，却也有使農民定住而專心從事耕作、安定其土地保有權的作用。

與此相反的事情，正如筆者曾聞在南部鮮卑利亞的其他農村，在過去五年間有定期的土地再分配的事情發生。大多數的自治村均有權如此做，同時沒收了農民在其自耕地和佔有地所作的一切經過改良過的東西。這就是土地保有權的制度，曾經在全歐洲流行過，但是現在却很快的將要被廢止而幾乎絕跡的老法子。在鮮卑利亞却尚是存在着這種制度，也是頗具有勢力的方法，因為在人口稀少、土地廣大、農業制度幼稚的地方，這種自治的土地保有權並沒有受到反對的緣故。實際上，在這種狀態之下，自治村有進步的勢力存在着，也是常見的事。正如農夫們所說的，由於他們有如此勢力，所以對流浪性異鄉人之侵

入能夠得到保護，他們的耕地能得到平均、整理、調節，使農民們能以共同的目標聚集、團結在一起。

因此在所謂「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之權利正在變化的過程之前，已有所謂「共產主義」的制度存在着，也就是說這種制度之下，未開發的小國已有自己的生產方法。這樣的狀態正好跟來自西歐的勞動階級意識達到的思潮上的終點目標，成爲一個好的對稱。這兩種思潮，究竟那一個是「進步」而那一個是反動呢？

十七 鮮卑利亞農民社會，其寬容及交際

筆者在上面所說的農村，是自治殖民地的一個典型。因為這種殖民地散在於圍繞着鮮卑利亞、蒙古邊境的大森林邊緣之有可能耕作的任何地方。其一般的典型是這些殖民地，除了在老的國家不常有的隆盛、繁榮之氣氛以外，跟歐洲的俄羅斯之殖民地頗有類似的方面。如果旅行家想觀察鮮卑利亞的人性，開始時他可能和其人民不會有同感的吧，同時也不能發現他與其人民之間有什麼共同點的吧。他（指旅行的人）一定會注意到鮮卑利亞農民稍嫌懶惰又無雄赳赳的氣概——這或許是所有的俄羅斯農民的特性——以及他們的生活比較峻烈、端嚴和缺乏對技術的追求慾望等等之性格。可是如果再仔細、精密地加以觀察，雖然可以看出他們具有斯拉夫民族的性質上之缺點，却也會發現這些鮮卑利亞農民有像小孩那樣天真、可愛的性格。再說，也會逐漸地知道這些農民所形成的自治社會狀態——不過多少含有不利之地方——是如何的適合於斯拉夫文明。在如此遠隔僻壤之地他們如何地輸入俄羅斯帝國可能失敗於移植的斯拉夫文明。世人將看到統管農夫佔有地的自治團之勢力、現存的土地分配權、在自治團牧畜牲口的事情、爲欠收凶作所備的共有小舍、村落之遊戲、一般村莊的社會生活等等，都是向着集體的行動之趨向而爲的實際證據。在如此農夫之間，某人的業務就是所有的人之業務。也許局外人會認為是他們之中的某一私人的事情，全村莊的人都會抱着深深的關心。吾人會發現如果他們屬於他們之中某人的私物——像馬匹或是其他任何一件東西——都會經過大家議價之後才能決定成交的事實。在鮮卑利亞，一句「不要介意、或是不需要緊」（Nimovo）是等於公眾之決議。據筆者觀察所得，一個家族雖然和社會團體有湛深的關係，却因男女兩性的職能和義務不同，而似乎有嚴格的區別。像耕地、到森林去勞動以及求得餬口之資的工作等等屬於戶外工作，都是由男子操作。可是婦女在家中的活動範圍是有限的，不過需要特別幫忙時——象農繁時期的工作——製造乾草、收穫五穀之類的艱苦工作也不能不做。農夫們治家嚴格又強力，我常看見像老農夫做完了一天的工作而返家後，受到其妻女的誠心照顧，令人覺得愉快。鮮卑利亞農婦是最精明、優雅的典型主婦。我曾見過三代、四代同堂的家庭，同時由我推測，毫不發生痛切的家族間的不和、爭論的樣子。對我而言，這樣的家族之共同生活是鮮卑利亞農民心平氣和的、自治性格之一個表現。我不能想

像如此狀態會在英國農村中存在着。

十八 自治團的利弊

同時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鮮卑利亞農民及其生活，在其社會中創造平衡且在構成其社會的個人之間有缺乏之企業心和趨向漠不關心的事實之存在。到底是自治制度造成這種社會的、心理的狀態呢？或是如此狀態造成這種制度呢？這並非筆者想要討論的題目，而只要報導仍然存在於這些村莊的人們，差不多沒有可以刺激他們向着健全的進步和發展的東西，就夠了。大多數的這些農民並沒有冀求變化和物質的進步之熱望。因為這個國土的財源極其豐富，所以他們不需要太辛勤來勞動就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的緣故。就說他們表示有企業之心，或許對他們而言，雄心勃勃也不會獲得更多的東西的罷，因為自治團的勢力過大，定會加上各種限制而規約他們的所有地的。不過要是沒有這種自治生活以及其所包含的社會的共同勞動，而要瞭解斯拉夫民族怎能在他們現存的廣大土地上，成功地設立了殖民地，那是至難的事。不過鮮卑利亞人比起歐洲俄羅斯人雖然較有自恃之心，但是在如此荒涼的遠隔之地，如果沒有他們的村莊自治團及彼此相助的話，實在很少有人能夠生存。住在較遠的僻地而喜歡冒險的農夫，也有偶而脫離自治團體去獨自狩獵的生活的人或是去和土著的芬族人從事交易的並不是沒有，却是為數甚少。這樣剛強、不屈的鮮卑利亞人，有的卜居在蒙古與鮮卑利亞邊境的鬱鬱森林地帶。他們就是在原始的自然環境中，蓋了茅屋而生活的人。他們可以說是人類的魁偉、莊嚴的典型人物，比任何我所看見過的人都還近似於住在加拿大未開墾地上的那些人。對於大多數的鮮卑利亞人而言，自治村莊似乎是在他們的生活中心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他們之中，雖有極少數人暫時單獨去森林中生活，大多數人却是喜歡過着共同社會的生活，而且有這種共同的社會生活，他們才能挨過漫長的冬天，夜晚才能在圓木蓋的小屋內歌舞、舉杯痛飲。再說，如果達到歉收或是被官吏吞沒了公金等等，實際的物質上之困難時，以自治團的一員之身份遠比個人好處理。從歷史上看，自治團就是社會的防護制度之一，是缺乏獨立剛毅精神的人民為了克服自然的困難以及對付地方政府官吏之暴虐，而為自衛所設的。在管理小官吏的中央政府之權力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的往昔，以不正的課稅或其他較小的暴君行為來壓迫自治團的事情，比現在更多而甚酷。因此，該制度是跟老百姓的生活一齊發達的，而且無異於原始社會的特色之一。可是隨着境遇的變遷，此一制度亦應該變化。跟着管理小官吏的各種規則越來越明確而嚴格，那些惡習、歪風將會被一掃而光。同時隨着人口增加、可利用的土地減少，要減少、節省農業上的勞費之組織將興起來，於是此一組織下的個人，更會渴望為自己保有其勞動的成果。這些勢力，雖然是鮮卑利亞的農民為了共同社會的互利益而在殖民地想常予保留的，但是也將打破自治團加在個人身上的限制。不過筆者和一些農民以及若干自治團的一些族長所談的話，無疑的是在暗示甚至在鮮卑利

亞此地，尚且要把個人的權利由依靠自治團來加予擴大而要得到承認的一個機運，已是正在進行中了。

十九 農民的經濟標準

總而言之，筆者不僅對鮮卑利亞農民的經濟狀態，尤其是像上述的以為是存在於遠隔僻陋之地的農村的外表上之繁榮，稍有較好的感覺。我發現了各家族中的每一個男子，能獲得自耕的自治團土地之分配，同時也有權利保有其收穫。加之，他們是實際上獨立自活的，而他們的主要食物——麵包、牛肉、蔬菜等等是靠自己勞動得來的，也就是不工作的人就無法獲得的。當然了，冬季是他們最困苦的時期，他們却可以用儲存在地下水中的食物充飢，而這些儲存的食物是他們的重要食品。衣類也是不可多得的东西，像羊皮上衣、獸皮鞋以及粗笨的亞麻纖維製衣服也都是各地方的農夫自造的。一年中的支出，除了茶、烟草、砂糖等的消費以外，差不多化用在多半是做婦女衣服的布料——像莫斯科棉布、較軟的內衣布料等等上面去。直接的課稅——關於此事，當另以數字說明——除茶、烟草、砂糖之外甚低，一般地說，綽綽有餘地可以置些家庭內的那些不多的裝飾品和必需品，有時連極少的奢侈品也買得起。

其實，鮮卑利亞的經濟狀態，當農民社會由豐饒的土地所圍繞着、同時又過着單純樸素的自給自足的生活時，顯出有無限的繁榮之前途（參照本書第九章）。

當筆者在鮮卑利亞逗留期間，常常吃了驚。我看到了近代都市中心，在泰西的通商主義將發達的一切象徵中興起來。我看到了散在廣闊的農耕地上悠然自在從事農業的農民。農業方式雖然粗陋、笨拙且原始的，但是農民們差不多缺少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並且過着悠悠自在的簡朴和平的生活。

鮮卑利亞已經不再是流放徒刑囚犯的監獄，也不是荒蕪淒涼的無人之曠野了。

二十 結論

筆者打算在本章中，根據我滯在中所蒐集之見聞來敘述鮮卑利亞農民的社會及經濟狀態（雖然很明顯的是不完整的敘述），可是對於想知道一些鮮卑利亞農民的實際生活、或想得到一些他們的生活狀況之概念的人來說，拙文是把中部鮮卑利亞境內的孤立於伊厄西尼河之主要低地及其交流的水源地域之村莊社會，據實的敘述出來的。可以說這一帶的景色，實在美麗得像一幅真實的繪畫一般。在亞洲的俄羅斯東方地域之開拓者就是那些皮毛商人和住在國境地帶的人以及這些農民。在過去數百年間，由於他們急速的增殖及健強剛勇的性質和社會的組織而能夠克服了困擾着他們的地勢上的自然環境的許多艱苦。遷徙加拿大的移民，為了得到物質上的收穫而鼓起勇氣，單身深入未開墾的地方，建造圓木小屋住下幾個月——不，恐怕要住上幾年——過着可怕的孤獨生活。今天

，鮮卑利亞的商人或是獵人爲了更多的收穫而作如此冒險的人，已經不多了，可是一般地說，鮮卑利亞人大概都一致團結而合作，用來克服圍繞着他們的那些自然的障礙。可是隨着交通的發達，都市興起在以前他們居住的地方，這些開拓者就做了先鋒，避開了將要發展的商業都市的半文明而到更深奧的內地去拓荒了。的確是，他們向着北方的屯杜拉（Tundra）^{（註）}地帶、東方太平洋沿岸或是蒙古的南方之連山進去，移居到那些地方。固然他們會遇上自然環境

新疆之旅 (四)

第六章 翻越天山向迪化進發

自哈密啓程

我們於十月二十四日自哈密啓程。烏雲覆蓋着喀爾里克塔克，雨在靜靜地下着。到處都碰到異常的天氣，真令人感覺着是命該如此。因爲據說哈密降雨是稀有的現象，何以竟讓我們碰上呢？行走於綠洲上的鐵路，到處溜滑，不易行走，可是比起戈壁上的壞路，在經驗上又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了。

我們排成一個堂堂的行列，在隆隆的響聲中，離開了哈密。頭一輛車是萬某和那些來自迪化的衛兵，其次是我們的兩輛卡車，隨後是來自迪化的第二輛卡車，除堯樂博士將軍外，還派有裝滿了直送我們到他管區以外的維族勇士車。

維吾爾式飲食

堯將軍和劉道台（應爲專員或行政長，此係沿用舊稱，見前文——譯者），直送我們到三十哩以上的三堡小部落。他們又在這小部落的維族首領之家，給我們準備了送別的午餐。這對我來說，還是最初嘗到的真正維族飯菜，也是一頓非常可口的飲食。我們倚靠坐在炕上鋪有絨毯的墊子之上，在座位之前擺上了上等的纏頭饅，涼菜，和載有甜食的小桌。因爲我覺得腹中飢餓，所以把這些東西一齊吃掉，當我行禮起立一哦，他們告訴我正飯還未開始！說着說着，端上了用大盤子盛滿了的雞肉、羊肉、米飯和熱氣騰騰的抓飯。大家都一齊用手抓着吃。我於驚歎之餘，也把這滑溜富於脂肪的米飯和肉，學着堯將軍的熟練技巧，竭盡所能地，一把一把地送進口中。劉道台、萬某和我一樣，對於吃抓飯的方法，都是外行，無論怎樣學，也是技不如人。華語所謂的抓飯，維族話叫「必撈」，是「用手抓飯食」的意思。世界上有用刀叉吃飯的人種，有用筷子吃飯的人種，也有用手指吃飯的人種。在這三種工具之中，筷子似乎

的障礙及困苦、政治上的各種加予邊界的限制而遭受到艱難，但是他們還會建立原始的村莊社會——是斯拉夫民族式的生活方式——繼續在那裡過生活。（本章完。） 64、7、30

×

64、8、6、夜半修改

註：北極地區之遼闊苔原；凍土地帶，冬季覆冰雪，夏季生長苔類及地衣類。

臺克曼作
宋念慈譯

是最優雅也最上品的了。

中飯過後，我們做了最後的告別，繼續前進。有載貨車轍路的道路相當良好，在右首遠望是山巔積雪的喀爾里克塔克山，由西向北是一片沙漠。在新疆省內，我們幾乎到處都是走的載貨馬車路，通體說起來，要比駱駝路遠爲良好。一種名叫阿爾巴的大輪突厥斯坦載貨車，比較中國內地的貨馬車，兩輪間的距離很寬，利用爲行駛汽車的道路，甚爲容易。因爲凡載貨馬車所能到達之處，大概汽車也均可行走。反之，在中國內地，貨物馬車路總是不能通行汽車的。

現在我們已在當局的保護之下，就個人而論，我正是在萬某的導引之下旅行。有關住宿食糧等一切安排，悉由萬某辦理。沙漠上的自由而安易的生活，至此業已告終，在許多夜裏，曾給我們暖氣和庇護的小蒙古包，已經疊起不再放開，此後我們所住的不是衙門，便是隊商客棧了。上、中、下各級旅店，在新疆經常爲我們敞起大門。在新疆的主要道路上用卡車旅行，當然有時還可能遭遇極簡陋的旅店。所以攜帶帳幕仍屬必要。由於最近的叛亂，多數有旅店的驛站、部落、隊商旅店等均遭破壞以來，情形尤其如此。

新疆的俄國卡車

第一夜，在離哈密五十哩的三道嶺子住下。這是無數被破壞了的維族村落之一。我們兩點鐘左右到了這裏，照道理這一天的行程，應該可以走得兩倍於這樣的道路，可是因爲準備宿處、宰羊、以及準備其他一切工作，就在此地安頓下來。我們在戈壁沙漠中的野營是寂靜的，但這裏却是一個喧鬧不堪的一群。這些人包括我的部下、漢維兩族的士兵、地方村民，還有俄國貨物卡車的司機和機器匠。其中有兩人是俄國人。是白俄亡命者？抑是赤俄的冒險家？總之，這兩種人現在都被新疆吸收來了。他們的卡車是蘇俄阿毛牌的大量生產品，這是今後幾星期內，可能頗爲熟識的車子。這是因爲由新疆省政府所獨占的新疆汽車運輸所用的幾乎全部車輛，都是阿毛牌卡車。當我訪問新疆時，此種車

輛當已達數百輛之多，迪化政府對此想必已付出相當代價，或以債務終能換到這樣親切的援助。也許是做為某種一般協定的一部分，而由蘇聯當局所供給。汽車的構造是堅固的，這是為載重用而製造的有用卡車，但比起重量來，發動機的馬力太弱，我覺得它沒有我們所用的福特車一樣的性能。我對於該種車輛所頻頻發生的故障原因，究竟起於卡車的缺陷，抑由於運轉的缺陷，不欲置評，不過俄產的汽油，比起我們所用的，似乎也低劣很多。

維族麵包——饅頭

歐洲人一進新疆，一定很欣賞上等的維族麵包（維語發音如 NOG，漢人譯讀為饅頭——譯者）。漢人不做麵包。而在中國邊地則很難得到真正值得叫做麵包的東西。因之，旅行者們若不是用麵粉自行手製，不然便祇有全付闕如了。在沙漠旅行之中，那樣東西也得不到。可是當人們一旦踏進了新疆，在所有的市街和村落，便都可僅用幾分錢就可買到當中有孔、燒成小圓型的上等麵包。我們每天就大量地食用它。

向天山進發

第二天，我們到達了山岳地帶，開始逐漸往上爬行。右方依然屹立着天山的主脈，左方的土地消逝於一望無際的沙漠之中。據說那裏是吞食了無數隊商的一個可怕的狂風與砂雨的荒涼區域。這方面雖有到吐魯番的一條近路，但是一條險路。我們選擇了到迪化為準噶爾的官道，它正是自從古代中央亞細亞的時代起，無數旅行家所曾繼續走過的無聊之路。這條官道，被區分為是可供馬車或隊商，由晨至晚能夠趕到驛站的行程，各驛程都有由井、泉所圍繞的一群較小房屋而形成的宿站。由於最近回教徒的叛亂，而使許多驛站化為廢墟，一部分道路也仍舊荒廢，未加修理，雖然如此，山裏的道路，都仍相當良好。

七角井子城砦

自從通過了一碗泉和車轆轤泉兩個都被完全破壞掉的宿站之後，走下了幾個灰色或紫色的石礫沙漠丘陵，而抵達了廣闊的砂石盆地，和名叫七角井子的毀壞城砦。城內到處堆滿了瓦礫、駱駝和其他動物的殘骸、塵埃和戰鬥所遺留下來的殘渣廢屑，頹果僅存者，僅有一個人家。我們就在這一家過夜。此地是通往吐魯番和迪化的道路分歧點，東干軍和省軍之間，曾有過多次激烈的戰鬥場面。一位年青的德國人芳·翰內肯——這個名字在天津和其他華北港口頗為知名，且為人所尊敬——幾年前即在此七角井子附近失踪。他於叛亂之中，自哈密前往迪化，以後再未為人所發現。據中國人說，他是在天山附近的群山之中，被哈薩克強盜所殺害。

次日，我們走了八十哩以上，抵達了茉莉河。萬某似乎預感到什麼困難，他說今天非得越過天山的主脈不可，又提醒我們在此丘陵之中，蟠踞有哈薩克

壞蛋」，大家一定要結隊行走。

目前這個亞洲的山岳地方，業已接近冬天。因為氣化器中結了冰，所以在開動汽車時，稍費手腳，這時的氣溫，已在零下十四度。不久，我們進入了山岳之中，順着羊腸子峽谷，繼續往上爬行。道路雖然岩石很多，但就種種方面考慮，這還算是非常良好的道路。抵達一個名叫大石頭的山頭，被毀壞的宿站之後，護送我們的維族隊伍，離開我們，逕返哈密。這些人還相當過得去，也頗有禮節，可是我恐怕他們如果再和我們往前走，維族兵和迪化的東北軍衛兵之間，定會發生什麼糾葛。

大石頭是一個荒涼地點，周圍的山岳已經披上了銀粧。過此一哩，便到了一個隘口。當我們得知業經渡過這一可怕的天山障壁時，深感欣慰。這個隘口實際上還是個頗為簡單輕鬆的，它不過海拔六千七百尺，乃是喀爾里克塔克和博格達山積雪之間，穿過主脈中的一個缺口而已。

通過隘口之後，並未立刻下坡，而是進入了平坦的盆地高原。這裏是哈薩克的居住地，我們所遇見的一團，恰好將要攜帶帳幕和家畜群，遷往冬窩（冬季牧放地）之際。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大概是表兄弟之間。兩者都是游牧的突厥族，他們在天山脈中飼養羊馬，前者主要居住北疆，後者則住於南疆。

再順着盆地前進，便到了開闊的、生有砂色小叢、並片片點點散布着雪花的草原。這多少是帶有陰鬱氣味的風景。我們已經抵達了橫亘在天山與阿爾泰山脈之間的北疆草原地帶——準噶爾了。這一帶荒涼的平原，正是昔日匈奴、突厥人和蒙古游牧民族侵略之波，東西氾濫攻殺的貯水池之一。

天山的雪線，現在已移到我們的左方。自從我們穿越了這一主脈的大石頭的裂縫，我們在眺望它的北側面。橫貫草原的道路，非常良好，我們用最速檔跑了許多哩。每隔二十哩前後間隔，便有幾家殘破的宿站。偶而有拉貨的馬車，在散布着白雪的原野上咕咕地轉動。它們不是向哈密、古城子或迪化去的，便是從那裏來的。旅客都穿着羊皮大衣，在麥稈席的遮陽之下，像沙丁魚一樣，擠作一團。這在冬季是一種艱苦的旅行。雖在走完了一天的旅程，除了毀壞的、沒有房頂的旅店之外，還沒有可住的地方。有兩條狼從前方跑過，中國兵開了兩槍未中，讓牠們輕易地跑掉了。

抵茉莉河

繞過了天山飛出的支脈之一，進入茉莉河（現名木壘河——譯者）時，已是秋日落照，將近黃昏的時候了。茉莉河是一座由城牆環繞的小城市，幾乎大部分均已化為廢墟，街道變成了一片雪泥之海，奇形怪樣的哈薩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充滿了街道。正當我們到達時，三輛俄製阿毛載重車，在狹窄而熱鬧的市街上，轟轟地跑來，它們來自巴里坤。這些金髮的斯拉夫司機，在中亞型之中，特別顯眼。

萬某準備宿舍的工作失敗了，因為並未預料到我們的來臨，所以引起了一

場大混亂。我們來到了荒廢已久、迄今仍未整理的、寒冷異常、僅僅一小座建築物的衙門，由張慌失措的縣長迎入。我回想愉快的沙漠帳幕深感委屈。我們在沙漠上不依賴任何人，都可濟事。我們一定給茉莉河縣長有規律的日常生活，惹起可悲的波瀾。可是，世間萬事，結果還是都像指定的樣子解決了。我們的房間到底也分配到了。我在縣長閣下的辦公室也是寢室和休息室的一個房間，定住下來。

茉莉河的小街，屬於天山之麓，既有樹木又有耕地，復有清溪流水的岸邊。在回教的毀滅戰爭之前，相信一定是一個住起來相當舒適的地方。但當此初冬的現在，仍舊是充滿了荒涼可悲的光景。縣長也為它的命運而傷懷。

到古城子

翌晨，在平坦的草原上走了一會，我們抵達了古城，現在復活了舊名，公路上稱為奇台縣的市街。在左方是連綿不斷而燦爛輝煌的天山壁立着。雖在我相當豐富的亞洲旅行經驗之中，在兩個所謂近接地域的障壁性質之點，我還想不出能給人如此深刻印象的山嶺。俯瞰烏魯木齊的神聖的博格達山三座尖峰，已像鶴立雞群一樣，從其他遠山之中，沖霄拔起，在此已可看見。可是該峯的海拔不過一萬二千至一萬五千尺，天山山系的這一部分，若從亞洲的標準來看，還不算太高。

古城子並不是維族市街，它在新疆省內，是最大的漢人商業中心，也是接連新疆和中國遠隔地區隊商路的終點。但隊商貿易現在已幾乎近於衰微，中國商人們無不對這與中國沿海的交通，陷於完全困難的政治狀態，感到沈痛。

遠乘會

午後，這裏也召集了一次遠乘會。我們的一行是我、萬某和為首的中國商人，以及其他幾位軍官。這地方的強健華商，出門必須騎馬。不多時我們已在蒙蒙沙塵之中，到處欣賞名勝。不過在漢人商業中心地的古城子，足以供訪客遊賞、特別感興趣的風景極少。所可看者僅二、三古代遺跡，滿洲旗人街（滿城一、衙門和山西會館等處而已。會館之中聳立着一座寶塔，由塔頂可將以天山之雪線為背景的古城市街，盡收眼底。我的坐騎強情難離，鞍子是俄國哥薩克式。兩小時之後，我已徹底服貼，直等走進由華商們所準備的招待會場，方纔把心放下。參加宴會者，都是些體面人，我在這一遙遠的國度，由中國人的面貌圍繞着，不絕地發生賓至如歸之感。在新疆的中國式宴會，唯一缺點可說就是缺少中國的紹興酒了。宴會上以俄國白蘭地以及其他強烈而甘甜的俄產酒類饗客。

由古城到迪化

從古城往迪化，所餘的路程不過一百二十哩，似可在一日之中走到。但因

督辦有意親迎我們的蒞臨，所以萬某安排我們緩緩地分成兩日走，希望能在第二天的早晨到達省城。車在初融的雪和泥覆蓋下的草原道路行走。（冬季這條路綫為雪封閉，汽車交通須繞經吐魯番。）在前進途中，又通過了幾個綠洲，這一部分路面的狀態，許多更甚為良好。這一帶樹木、籬笆、原野、田地，幾乎均為歐洲樣式，鵲鴿成群，很容易捕獲獵物地方的風景。

又通過了孚遠和阜康縣兩個地方城市。迄今仍舊瘡痍未復的縣府，和建築物同耄的漢人縣長，招待督辦的客人極為盡力。一個大綠洲的中心地是三臺。還有紫泥泉子，那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泥泉」。此處會有一輛俄國載重車陷於泥穴之中，後來用亨利福特的載重車纔給拖出。

回教徒叛亂的慘禍

我們在相當多的旅客中，碰到了有古代匈奴臉龐的土耳其人、哈薩人、韃靼人、漢族和俄國人。路旁一堆一堆的廢墟接連不斷。東干軍在中國的回教戰爭中，仍係使用傳統的作法，到處留下了毀滅的足跡。阜康縣多年以來的老縣長，給我們講述了叛亂時期縣民的災難。在他管轄區域，博格達山山勢較低處，住有很多哈薩人，都進入這裏。「可是」，他說。哈薩不過發生了一些「小騷動」，「大的騷動還是外邊的人所引起的」（這是對東干軍的一種委婉的講法）。他們破壞漢族人的農場、房屋，不能跑往山裏的漢人，全被虐殺。我在新疆僅在此地見到漢人定住的土地。但是據阜康縣長說，該縣全縣百分之八十的住民是回教徒，漢族人僅居全部的二成而已。

當接近迪化時，我們馳驅於殘破的公路之上。這條公路是由省城到古城道路的一部分。在古牧地街渡過由博格達山流來的美麗河川。我們本打算在隆重地進入省都之前，將被泥污沾滿了的汽車洗淨，當將它們開入水中時，一輛汽車陷入河床非常利害，使我們大大地費了一番手腳。越過了幾個低矮的山丘，終於在眼前呈現了集待已久的目的地。新疆的首邑迪化市。它的名譽雖然不好，但在乍見之下，感覺上好像還很舒服的地方。灰色的城牆，前臨河水，後倚山丘，有樹木、耕地、森林，圍繞着小丘，更以天山和博格達山的偉大的三峰之雪為背景。

市外數哩之處，我們受到王縣長和當地的「外交特派員」陳氏（得立譯者）等為首的一隊顯官的迎迓。更往前進，又發現了兩位穿馬褲和戴「龐貝山高帽」（小禮帽）裝束的英印人士。他們是幾天前由喀什抵達迪化的湯姆遜、格勞佛（註）中校夫妻，他們是乘坐督辦的美麗渥克斯候爵牌轎車，前來迎接我們的。我們互以斯坦雷和李文格斯頓博士的心情，彼此寒暄，然後一同入城。自從由百靈廟出發以來，我沒有說過一次英語。城牆外面還有一大群人在等待。中國國內傳道協會（內地會）的青年們，乃是在這邊僻離地方之中心，以在幾年間傳道為目的，來此做一種完全孤立的生活，他們是一群勇敢的開拓者。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著名的中亞婦女旅行家福蘭奇小姐，和凱布爾小姐

姊妹(註二)。她們是最近由俄國前來迪化的。

(註一)見本文第一章。

(註二)Through the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書的共著者。

我們驅車前往市內的招待所。當我們停車於戶外檢查計程表時，由綏遠到此，指針正指着一千五百六十三哩。

第七章 在迪化的工作和餘暇

烏魯木齊是韃靼或蒙古名稱，也是普通出現於歐洲地圖的名稱。這一城市的中國正式名稱是迪化，在一般隊商之間，因在迪化城郊山頭上，有一座很顯眼的中國廟宇，故俗稱為紅廟子。中世紀以別失八里著稱，當時是回紇——即在蒙古以前韃靼地方的突厥族支配者——的重要都市之一。當十八世紀初葉，乾隆帝征略準噶爾當時，迪化是滿洲中國軍隊的軍事中心。故現在於此附近，仍見有往時滿洲駐防軍人的子孫。在他們中間直至現在還保存着，從前曾為北京宮廷社會所使用，但事實上現在滿洲已變成死語的滿洲語言（實際應為錫伯語言——譯者）的知識。自前世紀八十年代，阿古柏克的叛亂被收平之後，新定了現代的新疆省，自是以還，烏魯木齊（迪化）便成了這一新領域的中國人之行政中心。

這一新疆的首邑，位於發源於天山南面的清冽溪流——烏魯木齊河的東岸，地理位置甚為適宜。迪化市與郊外的眺望，以自城牆西北角外高矗於河岸絕壁上的紅廟塔上所見者為最佳。沿前面的河流，掩映於樹間和蜿蜒的灰色城牆，以及附近一帶的丘陵山岳，盡收眼底。西方及西南方有連亘的天山脈，越過前面河上的橋樑，便是通往瑪那斯（綏來）、伊犁（綏定）和楚古查克（塔城）的馬車路。南方，山脈上有一裂口，由此可通往南路吐魯番、喀喇沙爾和喀什噶爾。在東方與天山的雪峰博格達山（聖山）的山塊相連，博格達的三峯俯瞰着附近一帶的情景。在東北方越過通往古城、巴爾庫爾（巴里坤）及至哈密、馬車路，與山地相連，北面的盆地向準噶爾草原擴展。烏魯木齊河則流入此草原的巨大沼澤之中。

烏魯木齊由從北向南、三個相連接的街市所形成。第一個是由城牆環繞的漢人市街，這裏有各種官署和漢人商店。在這街衢之上，令人處處發生宛如居住於華北城市的感覺。接着便是有維族、塔塔爾市場的回城。一經走入這一市街，人們便有如跨進了中亞的懷抱。再往南，便走出回城而進入南關。這是俄國人居住區，如同鮮卑利亞的小市街一樣，麇集着俄國人的商店和房屋，俄國總領事館也設在這裏。漢城及回城極小，直徑不過四分之一哩左右，而俄國人的居留地，則為一長達一、二哩之細長區域。漢城內的商店，存貨似頗豐富，從與中國內地貿易的困難看，針織品類、香煙、罐頭類、中國和外國產的雜貨

類等，陳列着許多中國商品，這使我頗為驚異。中國的商業宛如流水一般，任何堤堰的孔隙，它都會鑽入。

我們在迪化的逗留，從十月末起繼續到十一月半。我們到達之時，已是秋季。但當我們出發之時，冬已經籠罩了準噶爾草原，大地已為白雪所封，寒暑表已降到華氏零度以下。由於我們在此地度過十一月的一點點經驗，我可以說，這塊土地的冬季，一定是相當寒冷的。此地的漢人，大多數是來自東三省之人——多謂此處的氣候，與北滿相似。

迪化的空氣，不知為何，總漂蕩着暗淡不吉的陰氣，這是凡在這裏居住之人，都不能否定的。這種空氣，究竟受了俄國何種程度的影響，或因俄國的影響而加強，這是一種相當的問題。什麼緣故？因為這是在最近地方政治中，導入了俄國方法以前，便已存在的了。恐怕這是由於一部分陷入了桎梏而發生的感覺吧。數年以來，進入迪化雖極為困難，可是要想重新離開迪化，其為遠較困難之事，真是天下馳名。各種各樣的訪客和外僑——不祇俄國人，然以俄國人為主——為了等待一份出境許可證，有被扣留數月，甚至有被扣留數年之久者。也有知悉烏魯木齊牢獄的內部情形者。它的名稱雖叫牢獄，可是它却是惡名昭著的場所。

格勞佛中校的合作

我和湯姆遜、格勞佛中校有很好的合作。他偕同夫人從任所喀什噶爾，乘坐由他申請、而由新疆省政府提供的俄製卡車，來到了省城。他利用了這輛卡車，於兩星期跑遍了普通用馬車或馬、需用幾月時間、方能走完的新疆之旅。在叛亂、猜疑、和不穩空氣高漲之際，這段旅程對一位婦女來說，是極為大膽的。可是湯姆遜、格勞佛夫人，却是一位頗為勇敢的婦女，又是位馬球名手，她對新疆旅行之困難與不快，決不胆怯，她是一位剛毅的旅行家。

我們都一同投宿於外交特派員公署。那是一幢在牆角築有俄式煖爐暖室的、天棚高、俄式互相連接的套房、半西式的建築物。我們在這裏以省政府的賓客身份，接受了款待。實際上，我們在此逗留得頗為愉快。省政府為了接待我們和辦些私事，特派了一位年輕北平人邊秘書負責。他不斷為我們想盡辦法，對我們的公務，大有幫助。我們的兩位隨員，亦即我們那兩位蒙古人和四位漢人，加上格勞佛中校從喀什帶來的印度人、喀什米爾人和維吾爾人的隨員們，簡直完全像圖畫所描繪出來的中央亞細亞人種展覽會。在我們中間，除了我僅能說一點點俄語之外，這地方的各種語言，幾乎都被使用殆遍了。

督辦和新疆的人物

我們到這省城的第一日，開始對督辦盛世才、省主席李榕及其他省政府要人的公式訪問。盛督辦在這裏是全能的，李主席給人的印象，無非是一個牌位而已。

看上去非常精悍、年齡在四十左右的中國軍人，盛世才將軍，在一個很大的衙門之內出迎。此時以及在其以後的會談之中，他對我們率直地表明了立場，並說了些他迄今無法躲避的無數困難。他出身東北軍人，曾在張作霖的部隊中服務。數年前為前任主席金樹仁邀請來新（原文為由中央政府派遣來新，實誤——譯者）。一九三三年，東軍攻擊烏魯木齊，金主席為地方政變所推翻，當時盛世才即利用形勢，成為新疆事實上的統治者。他是東北人，而且正在當時，有一部分由東北越界進入俄境的抗日救國軍，繞道來新疆歸國，因為這支軍隊的到來，而增強了新疆政府軍的實力，故一九三五年，當我們來迪化訪問當時的新疆行政，大部分掌握在東北人的手中。盛世才和這支東北軍隊位，和其他一切出身於東北的中國人一樣，對日本特別具有憤恨之念，在這種情勢之下，由蘇俄所提供的援助，更使他們樂於接受。

晉辦特別集中力量說明的一點是，他對我所負使命的態度，以及最初對我來訪，他所指反對態度的理由，亦即有關我的生命安全的理由。同時，他又說明他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態度，表明他對南京政府完全忠誠與服從。「可是」，他說：我現在對東干軍的生死鬥爭中，剛剛得到勝利。而且我自己對南京並無虧欠，相反地，我却對莫斯科所負甚多。因為唯有莫斯科的援助，纔能使我對馬仲英之戰獲得勝利。

倘完全客觀地觀察當時的情勢，我實在難於想像南京或盛世才，還能採取更為不同的方向。兩者都在浮動不定的情勢，和成了間隔內地與新疆間距離的犧牲。另一方面而況蘇俄擁有近代戰的各種資源與用具，在地理上又近在眼前。

李主席裕，領下生着灰色長鬚，戴中式角眼鏡，看着像一位舊中國文官的架子，並具有帶有威嚴的風采。會談時，他慣於發表常套的文句，並逞其長廣舌，用中國雄辯家特有的朗朗聲調，述說自己的經歷，以及新疆從中央政府並未獲得任何援助，用自己的力量打了這場戰爭的經過情形，乃至晉辦閣下的盛德、與在新體制下，和平與繁榮的前途等，滔滔不絕地說個沒完。他是本省巴里坤人，他所說的中國話中，摻有新疆土音，因此他的發言，屢有難於了解之處。反之，盛某和其他要人，東北人全都一樣，都說的是明晰的國語。

副主席是維族首領和加尼牙子，他和堯樂博士一起都是一九三一年哈密最初起事的主要角色，其後與漢人合流，對抗東干。現在以副主席身分穿上了中國軍服，他是漢維共同統治新疆，合作領導的象徵。但是他那生長着鬚鬚的維族樣式的丰姿，混在漢人之中，終有一種說不出的不調和及地方不對的感覺。還有其他維族人，很多都是一樣，在漢人同仁之間，總感有一種憂鬱的樣子。因為我沒有說維族語，所以除了極端形式的交際以外，跟他並未曾有過推心置腹的暢談。和加尼牙子是維族民衆公認的首領，是一位頗富興趣的人物，然而和他終未獲得詳知的機會，誠屬遺憾（註一）。

註：所謂和加 Kaja，是在清朝平定新疆之前，土着的世襲統治者。

口說一種不便融通的單音字，文字的凝固化可上溯到歷史之黎明期的中國人，和說歐洲人名的情形相同，說維族人名時，也頗覺困難。「Kaja Zi」在華語裏即聽做和·加·尼·牙·子，「Yulbaz」即聽做堯樂博士。省政府的其他要人，還有管外交、財政、教育、建設等廳廳長、縣長和道台。他們和他們的主要屬下官員，不是新疆舊有的官員，便是東北新來之人，其他還有維持漢維共同治理原則，極為少數的維族人士。可是實權仍掌握在漢人和他們的俄國顧問手中。和湯姆遜、格勞佛中校與我進行外交工作的對手，是掌握外交、財政兩項重要工作的要人陳德立氏，他是烏魯木齊工作最忙之人。我們幾乎每日出入於他的官署。一般的說，在他的會客室中，充滿着中國人的訪客和俄國顧問等很多候見之人。

陳氏身軀瘦小，顏色蒼白，似甚虛弱，像他那種型的中國官吏，往往都是極富於排外主義、機敏、並完全具有固執目的等等性質。格勞佛中校也具有性格，是一位真正的約翰牛。我在中國大約也居住了接近三十年，對於和中國人磋商秘訣，應積有相當經驗。是以與陳氏在其辦公室內圍繞長棹的會議，屢次繼續四五小時之久。在議論要陷於反覆之時，則遵守滴水穿石的原理，最後勝利終傾向於同一問題，始終反覆堅持的一方。

陳氏的經驗，除擔任駐蘇聯塔什干中國領事數年之外，完全在新疆渡過。因為他能說一口流暢的俄語，所以他確是能在新疆開展中蘇合作的一位極適當人物。他曾從東北的海拉爾，經由庫倫、烏里雅蘇台，以每日五十哩的行程，騎馬橫貫外蒙，直抵烏魯木齊，若說像他那樣纖弱的體格，而能做到那樣長途旅行，真令人有夢想不到的可驚耐力。中國人普通雖很謙遜困難與運動，可是在內裏却蘊藏着耐久力，事情若到了絕對必要之時，它即可傾吐而出。

外交會談

與新疆省中國當局之間所舉行的會談，涉及了英國商業、居留新疆的英領印度人的權益、與新疆政治情勢有關的種種問題，印度國境以及關聯越境貿易的各種問題。我們的王牌是訴諸南京政府的先例和裁定。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新疆省政府有過對於外交問題，遵從南京政府方針的聲明。新疆的狀態，有許多點都到了奇妙程度的不正常，也是時代落伍的。在國境上的關稅率，以及其徵收方法、護照、省內課稅等類全國的問題，屢屢是曖昧不明、不規則、且係偶然地處理。是以，在過去五十餘年之間，成為中國財政及對外貿易之根底的中國關稅制度，並沒有在新疆實行，在這裏是地方政府徵收它自己的關稅。但是烏魯木齊當局，也沒有拒絕承認中國的關稅率是唯一不可分割的，而且也沒有拒絕承認新疆在與蘇俄及印度國境上，所徵收的關稅，必須與上海暨其他商埠所徵收者，應為同率的原則。同時國籍問題，也是錯綜糾紛的。因為新疆有很多英屬印度人定居，做為英國的臣民，他們雖享有治外法權，可是如俄國

人、德國人、阿富汗人、伊朗人之外國人，以及有時偶而由中歐、土耳其或近東地方前來的遊蕩漢，就得教他們服從中國的司法權。因此，英國的權益在新疆的政治體制之中，便有了很不當而過分的傾向，摩擦也就從此而生。

在有關友好、好意、或善意的意圖限度之內，我們的確不應再有什麼不平之鳴的情節。當局和其他政府要人，對此項情報資料掌握很多，對此等各點，他們是一味地對中央政府的情感表示共鳴。他們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眼前的中英關係，實為向所未有的親密。在新疆這種黑暗、不負責任、且無統制的勢力橫行之下，它的困難之點，實在於將善良的意圖確實轉移為行為。

宴會

省府曾為我們舉行了多次晚宴和兩次正式宴會。一次是歡迎會，另一次是送別會。客人以我們為首，其餘是蘇聯總領事及其隨員，和漢維兩族的要人。宴會的正餐用西餐，有大量的俄國珍珠和香甜的高加索酒佐餐。穿着白色套衫的侍者，因為下面所帶的手槍鼓脹起來，我們方纔曉得他們是軍人。

我們這方面也共同出資，總動員了我們的廚師、僕人、罐頭和帳幕用的食糧，辦了一次晚餐會。格勞佛中校方面所帶着緋紅色衣服的繮頭從人們，顯得美麗而出色，相反地，我這方面的漢蒙兩族人，則穿上了舊藏的卡嘰色中山裝，看上去很像當日的侍者。

在這種祝賀會席上所作的演說，是令人厭倦的事情。因為飯後的演說人，不得不用英語、俄語及維語、還有中國國語說話。因此絕對必要的三重翻譯，反覆說一遍，其間便拖了很長時間，這對於準備下一段詞句，是很有餘暇的。可是因此演說也拖得沒有邊際。

蘇俄總領事也對我們表示了非常的好意和款待。阿爾美尼亞人的阿布拉索夫氏，曾在伊朗担任過幾年的蘇俄外交事務，他具有波斯語以及其他中亞語言的豐富知識。可是他對英、德、法和中國話，却一竅不通，我們的交際大抵都是經過俄華兩種語言的翻譯。

蘇俄國慶

十一月七日就是蘇俄國慶日。在我居住於中國的長期經歷之中，曾出席過世界上無數國家的「國慶日」，可是我向來還沒有見到過像在烏魯木齊十一月七日這樣盛大的慶祝。午前十時，我和湯姆遜、格勞佛中校一起，依照慣例，到領事館表達慶祝之意。我們在擺有茶點的桌子前，足足坐了兩小時，其間維吾爾、蒙古人、塔塔爾人、俄國人、中國人等，川流不息地擠進領事館的接待室，午後三時再度前往，但見督辦、主席暨其他要人，仍圍坐在同樣擺有茶點，但現在僅剩有無數散亂的煙灰和煙霧的桌旁。午後四時，主客合約五十至一百人，都在一大宴會上落坐，桌子上擺滿了魚、鹽漬鱈、蛤蜊肉、黑麵包和奶

油等俄羅斯的美味前菜，大家在還沒有上正菜之前，就已將肚子填飽。菜有豐盛而可口。阿布拉索夫和他的隨員，都是殷勤的主人，這證明俄國人雖已成為共產主義者，但仍未忘記以最上等的佳肴美酒款待嘉賓的技術。

時間已過了黃昏，夜幕低垂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已經飽臥卻廚，祇呆呆地坐在那裏。其間有一個矮小的布里雅特人，一面在繼續翻譯那毫無邊際的演說，一面又把俄國革命的英雄事跡，和蘇維埃對漢人和維吾爾民眾的盛情，或對英國一般商民、尤其對我和湯姆遜、格勞佛中校的友情，不斷地高聲宣揚。

午後七時許多客人已瞞瞞地離開了桌子，我們纔移席於領事館內的電影放映室。我們在這裏首先被邀觀看當天上午參加招待會的錄影，接着便放映描寫一個俄國革命內亂時期農民領導者之功績的名片「夏伯陽」，這是蘇俄宣傳電影的傑作。很不湊巧，也不知是由於電力不足的關係，抑由於操作技術的缺陷，影片大半幾乎都在呆板的情形下演完。布里雅特矮人，對於中國顯貴一方說明該電影的內容，並給紅黨的英雄行動和白黨的惡行，繼續加了註解，可是一方面，漢人和中央亞細亞人的名士們，大都已在椅子上打了瞌睡，或是呼呼入睡了。十點鐘左右踏上了歸程，我們為參加蘇俄革命紀念日的祝賀，幾乎接連繼續了十二小時。

無線電報局和天山日報

烏魯木齊有無數可驚的新舊對照。這是一個具有電燈、電話網、汽車與飛機，以及和外界的無線通訊的中世中央亞細亞都市。烏魯木齊最初的無線電信局，是由馬可尼公司所建設。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政府為了在庫倫、烏魯木齊和喀喇沙爾建設無線電報局，曾自 British Marconi Company 購入三臺強力無線電機。意欲藉此自北平到中國中央亞細亞的最遠隔地區，用無線電網加以聯絡。這幾台無線電機和巨大的鋼鐵無線電塔，在其越過蒙古、新疆沙漠地帶的輸送，以及其在庫倫、烏魯木齊和喀什噶爾等處的安裝建設，真成了工學史上的一首英雄詩。庫倫局於一九二〇年初次建置。但於完成開始操業不久，忽遭受俄國白黨狂男爵溫給命修特命堡軍隊的襲擊，接着，復仇的紅軍又侵入蒙古，將漢人驅走，成立了布爾塞維克共黨蒙古政權。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就是庫倫無線電信局的壽終正寢。烏魯木齊和喀什噶爾的無線電信局，雖暫時由地方政府經營，但兩者都因馬仲英的叛亂，雖未遭破壞，但已不能轉動。但不管怎樣，因為已無必要再使用這種笨重鋼鐵塔之必要，並採用了新式無線電的關係，這種舊物顯然已成了時代落伍的東西了。當時中國政府為了使馬可尼無線電趕製成功，特發行國庫證券，用以支付代價，這種證券在倫敦市場上頗受歡迎，但忽然陷於完全不能償還的地步。因為這種關係，就等於投資大眾無代價地提供了蒙古新疆兩處最初的無線電信局（註一）。現在新疆省政府設有短波無線電局、和中國內地、俄國及喀什噶爾，都進行着

有規則的通信業務。

烏魯木齊有一份日刊新聞「天山日報」(此報當時為四開小型，二十六年後擴大為對開兩大張——譯者)。這是由省政府用中文發行，對新疆民衆供給適合於他們理解力的知識。夜間經常由邊氏讀給有關阿比西尼亞戰爭，以及其他世界大事的無線電新聞稿，然後再把它們譯給我們。這些新聞主要似乎都來自南京和俄國的無線電報局。烏魯木齊電信局於接到這些新聞之後，編為公報，最後經由邊氏譯給我們。於每日新聞消息之中，有時竟包涵着頗為意外的報導，這對於我們現在於外界所不斷發生事態的食慾，益加刺激。

註：此項證券在數年之間，於倫敦證券交易所，其價值幾等於廢紙。比較舊政府對中國財政金融的批評，遠為留意的新政府，據報，最近已着手於支付此項債務，以及其他中國的無担保債務。

外人團體及內地會

居留於烏魯木齊的外國人，除俄國人之外，在我們訪問當時，為數極少。所有的人僅是英國人傳教師數人，及兩位德國人天主教聖職，和德國商人一兩人而已。在華新教徒傳道事業的開拓者，中國國內傳道協會(內地會)，在經驗豐富的韓德氏指導之下，於很久以前，便在烏魯木齊有了傳道所。韓氏的大半生在新疆渡過，關於此一地方及民衆的知識，英國人中尚沒有足以和他比並的。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幾名青年，他們就是在幾年之前，由中國內地乘坐卡車，作最初橫貫戈壁旅行的人。宣教團中的兩人，因為叛亂當時，為傷病之人獻身服務，不幸均因傷寒而斃命。孤立無援、嚴酷的氣候、缺少慰安並充滿敵意的氣氛，連在一起，烏魯木齊實為世界上最困難的傳道所之一。在這裏為中國國內傳教工作，而努力的這些勇敢之士，誠屬獻身的一團。

出遊與狩獵

烏魯木齊的消遣娛樂方法太少，對於我來說，實在也沒有餘暇到外邊找一找，究竟那裏還有可以娛樂的地方。我蒙督辦的盛情，他把新疆唯一英國製的自用渥克斯候魯轎車，撥給我們自由使用。因此我們便可乘坐比卡車較為優雅的車子，到處兜風。我們遊逛了迪化近郊。我們所最愛好的周遊，算是午前外交上的爭論與夜間宴會之間的一兩個鐘頭，我們可以利用這一時間，渡過通

我在大漠南北

回憶五十年前，曾去外蒙古，身經大漠。

大漠，即大沙漠，亦稱大磧，大磧謂水中沙堆也。今蒙古之大沙漠，古稱

往伊犁道路的橋樑，到紅廟子塔下的西公園散步。公園裏有美麗的亭臺，有前新疆省主席楊增新的粗製鑿造銅像，和園遊地。我們經常以給園裏養的熊、野生驢、麋、鹿、狼、狐等天山地方的樣本野獸，投以食餌為消遣。

停留烏魯木齊期間，以外出狩獵的日子最為愉快。唯有星期日是我們可以自由行動的日子，因此也就是我們的遊獵日。這一天湯姆遜、格勞佛中校和我，各帶隨員幫忙追趕野獸，為了打些野味，而出擊到準噶爾的平野。我們經常是開車行走數哩，到橫在通往古城子路上的古牧地近傍。該處是我前來烏魯木齊時，預先看好極有希望的一塊土地。那裏有很多鵲鴿和野兔，也有些野雉、野鴨之類。鵲鴿在頸下有鬚，胸部生有黑斑、體型小、如跟蹤追趕，而使之分群，則尤可出現有趣而愉快的狩獵。一經擲起，鳥群便宛如火花一樣，四散逃跑。最初的一個星期天，是在原野和灌木叢中，或沿着籬笆、河流、沙漠邊緣的水渠邊上打獵。一二小時之後，打到了三十三隻鵲鴿。倘能再增加些當地的經驗，把槍口集中，再稍稍驅趕一下，便很容易獲得更多的獵物。鵲鴿吃起來，非常美味，比較其他為優。有許多地方經常到處是兔子，可是因為無法攜帶，所以祇好打一會便收場了。野雉不過獲得幾隻。野雉不但不多，而且我們也沒有帶犬。山鵲是生有美麗羽毛的大型鳥，與華北生長者相似。我們沐浴着戶外的暑熱日光，舉行了露天的午餐。可是在夜間，恐怕這裏的天氣就要到零下二十五度以上了。在我們的頂上，便是博格達山的積雪，發着燦爛的光輝。在這樣的一日行程之中，還籠罩着一種未知的剩餘魅力。因為在通過這愉快的田舍之時，我們究竟走向何處，且如何走法，或竟要碰上何種事物，還完全在未知之數呵！

時光流轉，秋去冬來，我們對於到達喀什噶爾之後，並由那裏當達坂還沒有封閉期間，希能越過帕米爾、喀喇崑崙山和希馬拉雅山，而趕得上走到印度，可是我們在烏魯木齊的工作能否完成，則極成問題。通常，旅行者都在十月末結束其旅程。但是現已十一月了。而據湯姆遜、格勞佛中校的意見，假如於十二月初自喀什噶爾出發，尚可由山上走過。不然便祇好等到明年五六月再說。這是因為喀喇崑崙山和希馬拉雅山，都積有深而柔軟之雪，且有危險的雪崩，春及初夏為一年中最惡劣的時期。我們最後的會議終於完畢，十一月半，整備行李，拆卸檢查卡車，再度進行了啓程的準備。(待續)

沈成恒

瀚海，亦作翰海，據名義考一書云，「以沙飛若浪，人馬相失若沉，視猶海然，非真有水之海。」

大沙漠，蒙古語謂之「額倫」，滿洲語謂之「戈壁」，東起興安嶺西麓，西盡天山東麓，其北為外蒙古，南臨熱河、察哈爾、綏遠、及寧夏諸省，自東北迤向西南，長約兩千公里，南北相距，約自七百公里至一千三百公里。廣漠無垠，浩瀚如海，每當狂飆驟發，沙行如流，故亦稱為流沙，其中景物蕭條，人跡罕至。五十年前自張家口北上達庫倫，須穿此而過，沿途設驛站，儲水草，以備人畜憩止。

沙字是「水少」二字組成，漠字是「水莫」二字組成，莫即沒有之意，沙漠地區，水少之區，飲水困難，水沒有之區，飲水當是嚴重問題，好在行人不去經過，亦無法經過，亦鮮危境發生。更有，我國北部產駱駝，每肢具二蹄，臚部甚厚，有彈力，便於履沙，載人載貨，能負人負重行於沙漠之中，有沙漠舟之稱，尤以胃之第一房附小囊甚多，內貯清水，故可數日不飲，背上肉峯，富含脂肪，儲為養身之用，故亦可數日不食，有此便利，減少困難多矣。據稱駱駝之產非洲印度者，尚可使其耕田，為極有用之家畜，尤便於沙漠地區。沙漠地區，綿互很長，但好在若斷若續，總有隙處可通過，由南而北，沿沙漠邊緣而行，遇有風沙，入夜被沒於沙中，晨行駱駝振身而起，駱駝行旅，又復三三四四，踉蹌相隨而上路。

大漠南北，視為不毛之處，行旅畏之，其實並不盡然，定居者有無困難，飲食如常，實無可懼。飲以止渴，食以充饑，今日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上帝愛人，對一日之飲食，早已安排賜與，事實上絕無人為此而愁慮。在大漠及其南北，亦莫不如此。

一九一八年春，余由北京西直門外，搭乘京綏鐵路快車西北行，經南口，有該路機器廠，進入察哈爾省境，出居庸關，抵青龍橋，八達嶺名勝在望，由青龍橋至岔道，為是路工程最艱險一段，前後均有機關車，上坡則一拉一推，下坡則前車變在後列，繞越山巔，設計至巧，創造人詹天佑氏之銅像，巍立站前，又經過較多隧道，抵張家口，一名萬全，北蔽長城，南環洋河，東西兩側，高山屹峙，形勢險要，此為通蒙古要口之一，市街在洋口兩岸，河西分上堡下堡，繁盛所在，河東於一九一四年，即民國三年，自關商埠，彼時尚屬荒涼，亦無人去遊覽。

是行去外蒙，乘張庫汽車公司車，並為張庫汽車公司第一次通車，起點站設於張北之廟灘，自張家口至廟灘，出長城之大境門，尚有一日行程之驛車，路尚平坦，但仍有顛簸之苦，中午打尖，「打尖」即小飲進點休息片刻，矮屋低小，飲食驟覺困苦，傍晚抵廟灘，宿於張庫汽車站之土屋中，窗外風光，地廣人稀，夜靜感深，更難遣此。

張庫汽車公司，為當時外蒙古庫倫中國銀行文書主任張君所集資創立，因與之同行，處處便利，飲食與同，獲其照料。次日黎明即起，隨即開車起程，

彼時所謂之張庫長途汽車，即普通微蓬之福特小座車，亦無一定之公路路基，依電報線路之廣闊草地，任其馳駛，車行速，並去其蓬，風沙夾至，幾難仰視，至下午三、四時即抵站休息，次日再行，自廟灘至終站庫倫，須經四日行程，路程約二千六百四十里。站均設有電報局之地方，第一日在馬群打尖，山脈綿延於熱、察邊境者，總稱大馬群山脈，已越過其邊沿，宿於滂江，滂江一名明安，明安原為明安旗，意謂牛羊羣，今多倫、寶昌、康保一帶皆是，與察、綏邊界之商都有同等之價值，商都前為商都旗，意謂大馬羣。第二日打尖於二連，二連一名伊林，宿於烏得，察北為瀚海之一部，車行於伊林塔拉沙漠之西邊緣者凡兩日，一望無垠，其中有一段，途中產五彩小石，車客均下車撿拾少許，以誌紀念。

烏得為內外蒙古交界處，形勢重要，滂江及烏得兩站，均有電報局，局長與張君友善，食宿由其招待，局址土屋數間，亦頗安適。第三日至叨林，車行全為車臣汗部境，叨林有大山，於滂江路上，已可望見，是日抵山腳，山石均圓形，一塊覆一塊，相疊而成，無草木雜物，狀至奇麗，將近叨林時，車輪陷入淺沙中，不能前行，由許多蒙人，用木板相接推出沙中，抵站已稍遲，又以叨林電報局局長為蒙古人，來招待，余等一行兩車，站為一蒙古堡，即帳幕，形如一矮屋，上首左右有兩鋪位，離地高約六、七寸，中供一佛桌，實即一民家，余等連司機共七人，除陸君夫婦宿堡內，均捲伏於車座中，飲食亦不如前昨之安適，又以抵站稍遲，飢渴嘔嘗，但今日之飲食，必賜給我們，一宿無話，次早，即第四日，車行土謝圖汗部，抵庫倫東營子中國銀行，為時尚早，雖在大漠中，旅行四日，飲食未受痛苦，若不坐長途汽車，行駱駝車隊，須經月可到。

庫倫頗闊拉河，以木柵為城，庫倫蒙語，即為木柵城之意，俄人稱之為「烏爾圖」，為外蒙首邑，中有宮殿，活佛堪布尊丹巴駐此，西稱西庫倫，即蒙都，市街整齊，儼為一大都市，喇嘛廟、俄領署及河北等地商幫，均設肆於此，東庫倫大抵為山西幫商人，中國官署在焉。

由庫倫北至恰克圖，彼時交通行程，最快七日，可催乘俄國式馬車，車身寬大，可容二、三人，視載重量配以馬匹，有時可以三、四馬駕車，車軛上端有鈴，車行動時則作響，據謂行於森林中，可免野獸之來襲，每日宿歇於俄人開設之小旅舍，屋以整根樹木橫列而成，室小雅潔，白紗窗布，隱現紅色瓶花，行旅於山林中，觀此已快慰，黑麪包及奶油，益以自備之路菜，甚堪果腹，尤以紅茶塊糖，更可恢復一日之旅途勞頓，惟執鞭馬夫以至旅舍主人，非俄人，即為布列雅特蒙古人，形態均嫌傲慢為美中不足。

先一日，車行於山嶺之上，遙望遠處，有一廣闊之白帶，橫亘於前，次日行抵其處，視之，始知為伊羅河，河面甚闊，水勢亦急，以鐵絲合股，成一如

自來水管粗之鐵索，兩岸樹立堅固之木樁，繫鐵索兩端於其上，河面置萬里艦式之長方形大木舟一，用以渡車，人扶鐵索前進，舟即隨之而前，得達彼岸，除此渡舟外，別無其他人物，無舟楫之利，可知矣。渡河又一日，抵買賣城，買賣城，一名恰克圖，當中俄交界之處，城以木柵爲之，北門外無建築物，建碑爲界，碑文爲中、俄、蒙三種文字，碑之北，在相等距離處爲俄境，設有海關及市街，公園教堂均有，地名爲前營子，再北數里，有可容十萬軍隊駐紮之營房，一片紅色磚房，華人稱爲紅房子，爲帝俄侵略中國根據地之一，余在時似廢置無所用。

在外蒙住數年，平日交通，利用蒙古官署所設之驛站車馬，一次由恰至庫，即乘此驛車，未僱商車，按站遞送，名爲六十里一驛，其實多在百里以外，日行兩驛，至深夜可息，車輕馬快，行不循路，翻山越嶺，涉水渡河，每取捷徑，能騎馬者決不乘此車，車行時上下顛動，須聚精會神以守之，至苦也。飲食亦不若僱商車之舒適，車馬至驛站，須大聲呼喚，附近值驛者應之，爲之治牛乳以飲，羊肉以食，稍給以值，並即爲備齊車馬，聽候出發，遇夜即宿於蒙古堡，亦名蒙古包，對乘者稱之爲「諾音」，蒙人稱官爲「諾音」，執禮頗恭。一日途遇大雪，午後至驛，蒙古包中，有婦女小孩並一死馬，均在包中，雖欲取暖不得，無飲食，決再前行一站宿，次晨雪霽，銀色山河，嘆爲觀止，驛車亦改用雪橇，俗稱雪犁，形如車座，無輪，下接弧形一木，狀如扁擔，着地而前，較輪車爲穩快，安坐其中，曠觀雪景，羣山起伏，有時穿行於樹林之中，有時馳入草原廣場，羊羣馬羣，蠕蠕於白地之上，有似地動，景色佳麗，

會務報導

據悉：第二十二屆常務理事會第二次聯席會議，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召開，出席席許占魁、周昆田、宋念慈、林恩顯、阿不都拉、胡格金台、劉學鈞、于榮寶、徐東濟、李啓元等人，由許理事長占魁主持。

會議中除報告一般會務外，並會就下列議案，有所研議，并作決定：

一、常務理事阿不都拉及周昆田報告本會編印蒙、藏、維文字典計畫進行情形，蒙、維兩部份編印計畫已擬就，並已送請政大有關部門審核，將以政大名義向有關機關申請補助，本會只負計畫推動責任。

決定：計畫提出時請許理事長占魁及阿不都拉常務理事設法協助促成。

二、周理事開福於六十三年年會時建議本會今後對邊疆語文多加研究或開辦邊疆語文班案。

決議：本案與教員教材及經費有關請研究委員會參考研究并提出可行辦法。

爲之心曠神怡，亦忘其身處於嚴寒冰雪之中也。是日適有一段南北流向之水源，冰凍三尺，雪橇馳行河床以內之冰雪之上，迅速如飛，御者揚鞭高歌，歡愉之情，更勝於余。

到庫倫適值舊曆新年，在此渡歲，更以天寒，汽車不易發熱，地凍不易行，必須改用駝車，普通行程，約須一月抵達張垣，余因急要回關內，改定包程，照例十八天可趕到張垣，晝夜皆行，惟深夜三時至黎明，爲休息之時，駝隊一停，先支搭帳幕，司炊以長袍，盛取雪塊，放入鍋中，煮雪爲水，稍進湯水以止渴，如遇發現牛羊糞及雜草，則檢出而去之，決不能因此而棄鍋水，水開即用茶磚少許煮茶，供行人飲用，又以此茶煮羊肉，大家分食，肉湯加以小米煮粥爲食，均稍加鹽，初視之，爲泥沙黃湯，實不能下咽，衛士告，此去將兩旬，無不如此，今日不飲食，且須等待至明日此時，數日後，亦習慣安之。

總之，我們要開發邊疆，要建設邊疆，必須到邊疆去，尤其是到外蒙古邊疆去，更要有心理的建設，使之無畏無懼，同心協力，集體努力的去建設，實際旅遊文章之介紹，亦很重要，今日外蒙古，似非我們可以掌握，但外蒙古是我們的領土，移民實邊，建設新外蒙，遲早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想征服外蒙古，是要協助建設新外蒙，建設新城市，集體移民定居，這一方案，是繁榮外蒙古的主要劑，是要由中國人來完成的。

那裏，沒有與別的地方不同，山明水秀，宜耕宜牧，大好河山，不應任其曠廢的，一草一木，大小水流，都是值得珍惜的。民風淳樸，誠實忠厚，很快可以發生同胞愛的。

三、周理事開福於六十三年年會時建議本會出版蒙、藏、維文叢書或以蒙、藏、維文印行中國邊政版案。

決議：(一)本案涉及專門人才排印技術資料價值財力負荷及編輯困難須從長研議。

(二)總統 蔣公遺囑及十屆臨全會宣言俟蒙藏委員會譯成邊疆各族文字後由中國邊政刊出。

四、周理事開福於六十三年年會時建議擬請有關主管機關轉飭學術機構設置邊疆語文獎學金案。

決議：請研究委員會研擬參考意見。

五、許理事長占魁提議分別舉辦有關邊疆各族歷史文物風俗習慣等座談會案。決議：請研究委員會擬定座談摘要并約妥主講人後分別定期舉辦。

編後記

本刊到現在已出版了五十一期。五十之數，由一個人來說，已是半百之年，單就本刊來說，它也經過了十餘年的歲月。可是它始終這樣孑弱，未得充分的榮養和灌溉，這自然是園丁的憾事，也是園丁的學識能力使之如此。

本刊雖為中華僅有的一本有關邊疆問題的雜誌，但因為國人關心邊疆問題者少，故有關這方面的作家也極為有限，好在歷年均奉蒙藏委員會和政治大學的幾位專家學者，以及其他幾位研究邊疆問題的先進經常來關心、賜稿、推動，使此一小小園地，未過份荒寥，深感感念。今後至希各方碩彥，不吝多多賜教、協助，俾使本刊得以日臻成長，使邊疆問題之重要性，在國人心目中能更佔些分量，那就更加感謝了。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先生，於九月一日在金門前線發表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大陸同胞及毛共幹部、共軍官兵「團結奮起、走向自救救國之路」，這是當共匪內部分崩離析、工農軍民群起反抗之際，一篇極為重要的指向反共復國的指針。我們在台澎金馬的一切建設，都是為反共復國打基礎、鋪道路，現在這條道路已到了行將開通的時候，願讀者讀了這篇文章之後，積極儲備自己的力量，準備在將來的反共聖戰中，貢獻一己的力量。

英國是老牌帝國主義，自從南京條約訂立後，英國於對華貿易的關稅方面，佔盡了便宜，故臺克曼與新疆當局談判關稅時，又準備「打出他那張英國王牌」，帝國主義的嘴臉躍如也。這在本期的「新疆之旅」中，有生動的描述。

鮮卑利亞這一廣大地區，原是中國舊壤，土地肥沃，風景幽美，讀蔡懋棠先生「鮮卑利亞村落的生活」一文，令人發生「神遊故國」之感。鮮卑利亞的農村社會組織，地方自治制度等有關於記述，是很好的研究資料，可惜我們對於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原始社會形態、土地制度、宗教組織等研究資料，尚未多見。

成吉思汗傳至此已連載了十篇，作者學富才華，文筆生動，極富文學價值，尤其關於中亞許多國家的史實，穿插描繪，頗具參攷價值，史先生譯筆亦暢達可愛，若干攷釋，尤有裨讀者。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五十一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宋 念 慈

兼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